

景德傳燈錄

自二十六
至三十一

維時文化第廿六已林鐘中勿依破加修補

本列靈巖寺代

隱靜菴常住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下至第十世

第九世下

金陵清凉文益禪師法嗣下三十三人

蘇州薦福紹明禪師

澤州古賢謹禪師

宣州興福可欽禪師

洪州上藍守訥禪師

撫州西復融和尚

杭州奉先法瓌禪師

廬山化城慧朗禪師

杭州永明道鴻禪師

高麗金鑿禪師

荊門上泉和尚

廬山大林僧道禪師

池州仁王緣勝禪師

廬山皈宗義柔禪師

是干天見 泉州上方慧英禪師

荊州護國遇禪師

饒州芝嶺照禪師

廬山皈京師慧禪師

廬山皈京省一禪師

大方廣
公公用
大禪



襄州延慶通性大師

廬山皈宗夢欽禪師

洪州舍利玄闡禪師

洪州永安明禪師

洪州禪熱可莊禪師

潭州石霜楚禪師

江西靈山和尚

廬山佛手岩因禪師

金陵保安止和尚

昇州華嚴幽禪師

袁州木平道達禪師

洪州大寧道邁禪師

楚州龍興德實禪師

鄂州黃龍仁禪師

洪州西山道從耳禪師

聖于其人無我錄
說句不錄

襄州清谿洪進禪師法嗣二人

相州天平山從濟禪師

廬山園通錄德禪師見又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法嗣二人

金陵奉先慧同禪師以

廬山黃衣老庵道平禪師說外

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和尚又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法嗣二人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又安州慧日院明禪師又無

漳州報助院玄應禪師法嗣一人

報助弟二世仁義禪師又無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法嗣二人

漳州隆壽法騫禪師又

廬山皈宗道詮禪師法嗣二人

筠州九峯義詮禪師又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法嗣二人

弟二世黃龍和尚見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一人

鄂州大陽山警玄禪師又

第十世

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四十九人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

温州大寧可弘禪師

蘇州長壽明彦大師

杭州五雲山志逢大師

杭州報恩法端禪師

杭州報恩紹安禪師

福州廣平守威禪師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

廣州光聖師護禪師

杭州奉先清昱禪師

天台普聞智勤禪師

温州鴈蕩願奇禪師

杭州普聞希辯禪師

杭州光慶遇安禪師

天台般若友壻禪師

婺州智者金肯禪師

福州王泉義隆禪師

杭州龍冊曉榮禪師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

越州善心及惠禪師

福州嚴峯師木禪師

湖州華嚴慧達禪師

越州清泰道園禪師

杭州九曲慶祥禪師

杭州開代行明大師

越州開善義園禪師

温州瑞鹿遇安禪師

杭州龍華慧居禪師

婺州齊雲遇臻禪師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見錄

杭州報恩德謙禪師

杭州靈隱心先禪師

天台善達省義禪師

越州觀音安禪師

婺州仁壽澤禪師

越州雲門重耀禪師

越州大禹策禪師

越州地藏瓊禪師

杭州靈隱紹光禪師

杭州龍華紹泰禪師

越州碧泉行新禪師

越州象田默禪師

潤州登雲從堅禪師

越州觀音朗禪師

越州諸暨五峯和尚

越州何山道孜禪師

越州大禹自廣禪師

筠州黃蘗師逸禪師

蘇州瑞光清表禪師 見于九人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二人

福州保明道誠禪師 取

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法嗣五人

常州齊雲慧禪師 洪州雙嶺祥禪師

洪州觀音真禪師 洪州龍沙茂禪師

洪州大寧獎禪師 已上五人 詳後語

杭州永明道潛禪師法嗣三人

杭州牛光王瓊省禪師 衢州鎮境志澄大師

明州崇福慶祥禪師 見錄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法嗣九人

杭州功臣院道茲禪師 秀州羅漢願昭禪師

處州報恩師智禪師 衢州漱寧可先禪師

杭州光孝道端禪師

杭州保清遇寧禪師

福州支提辨隆禪師

杭州瑞龍希圖禪師 見八人

杭州國泰德文禪師 取

金陵報慈行言道守師法嗣二人

洪州雲居義能禪師 饒州北禪清皎禪師 取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法嗣二人

洪州雲居道舟禪師 取 廬山棲賢慧聰禪師 取

金陵報恩法安禪師法嗣二人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 廬山皈宗弟由世慧誠禪師 取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二人

廬州長安禪師 取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 取

第十一世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法嗣二人

杭州富陽子家禪師

杭州朝相院津禪師 詠

蘇州長壽院朋彥大師法嗣入

長壽弟二世法齊禪師 賦

杭州普門寺希壽禪師法嗣入

高震國慧洪禪師

越州上林湖智禪師 詠

行思禪師弟九世下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一切處者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 勘僧云如來賢密身一切塵中現如

何是堅密身僧堅指師曰現即現休恁麼生會僧无語師

侍立次見淨慧同一僧云自離此間什麼處去未曰只顧來淨慧

是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淨慧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思其僧無語

師於此言下大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築着汝鼻孔

宣州興福院可勳禪師建州建陽人也姓朱氏自淨慧印心遂

開法住持僧問如何是興福主師曰聞黎不識曰莫只遮便是麼

師曰縱未歇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

法空師曰不空師有偈示衆曰秋江煙島晴鷗鷺行々三不念

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謂衆曰足令提綱无人掃地叢林

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有僧問願開甘露門當觀

第一義不落无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即屈去

也師曰開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誰誰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如何是西來意

祖師師曰莫訪祖師

杭州奉先寺法明普照禪師法環僧問尺迹出世天雨四花地搖

六動未審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眾悉見曰法王法如是也
師曰人王見在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曰
誰人天分曰恁麼即雷音普震无边刹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宋齊在請開堂師升座曰今日
令公請山僧為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
出來為令公結緣僧問曰令公親降大眾雲霧從上宗乘請
師承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問師常苦口為什麼學人已事
不明師曰聞衆什麼處不明曰不明處請師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
什麼曰恁麼即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礼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通辯禪師道鴻第三世住僧問遠離天台境乘登
慧日峯又聞師手乳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即昔時
崇壽今日未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師謂衆曰天道
廓然古今常雨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咸真

古

寶相該天括地巨吞巨吞今日大眾還會麼還辯白得麼問國王
嘉命公貴臨慈未審今日當為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
什麼處去來曰恁麼即猶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問諸佛出世放
百寶光明師登寶座有何祥瑞師曰可驗曰法王法如是師曰
是虛言

高麗靈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是問如何
是佛師曰拽出癩漢著

荆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
投舒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礼拜師便喝問尺壁无瑕時
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蜘蛛飛上天

廬山大林寺僧道禪師初住因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和尚向上
宗乘此間如何言論玄沙云少人聽今問師不知玄沙意旨如何
師曰待汝移却石耳峯我即向汝道

飯宗乘別乘
云且低聲

池州仁王院錄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家自有本分爰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廬山啟宗寺義柔禪師世住師初上堂升座維那白提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什麼處在為是觀為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莫作這問語倒靠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寢語作麼問諸官已集大衆側聆如何是出世一言之爰師曰大衆證明問香煙起處師登座未審宗乘事若何師曰教乘也恁麼會問優曇曇華拈人皆覩達本无心事若何師曰謬語曰恁麼即南能別有深旨不是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啟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明問智藏一箭直射

旬悉能誦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為華亭鎮將屬羣岩岩明大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放令出家禮翠岩為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繒纒食无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峯九旬習定有鳥類尺鷃巢于衣襦中既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密受託初住明別雪竇山學侶臻湊咸平元年明師上堂曰雪竇裏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竒岩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什麼處進步時有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徹底冰連隆元年忠懿王請入居靈隱山新寺為第一世明年復請住永明大道場為第二世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着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勿交涉師有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月照光明生風未波浪起問學人又在永明

爲什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
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迴亦
出不得未審出个什麼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承教有言
一切諸佛及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
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問如何是大因鏡師曰破砂盆師居永明道場十五載度弟
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受
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算六時散華行道
餘力念法華經一萬三千部看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
言播于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叙弟子之禮
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
人親承印記前後敍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
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化明年正月六日塔

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問又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
負乘得多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墮也珍重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過去燼明佛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學人
自己師云特地申問是什麼意思問如何是大梅主師云聞林今
日離什麼處

前昇州清涼休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淨照禪師慧同魏府人也姓張氏幻歲出家禮
饒州北禪院惟直禪師披削年滿受具於撫州希操律師於
清涼得法僧問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又云佛身充滿於法界
普現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
現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疑阿那个不是問如何是常在
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前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示偈曰判之現形儀慶
之具覺知性源常鼓浪不悟未曾移

前衡嶽南臺守安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并三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
對魏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什麼交問百川異
流還故大海未審大海有幾成滿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
後如何師曰明日未向汝道

前漳州隆壽院無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憲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施氏世廖氏始娘傾意
葺暱及長捨於本州用元寺善提院出家納戒詣漳州參逸和尚
得旨刺史陳洪銘請開臺住持隆壽并三世住上堂謂眾曰今日隆壽
出世三世諸佛森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
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抽足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未識境在有僧到參至明日入方丈請師心要師曰昨日相逢
序起居今朝相見交還如何却覓呈心要之如何特地疎

前庐山皎宗寺道詮禪師法嗣

筠州九峯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力者
負之而趨

前眉州黃龍繼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第二世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開曰如何
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昌福曰
忽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前朗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

鄂州大陽山警玄禪師僧問叢林浩之法鼓喧之向上宗乘如
何拳唱師曰他无个消息爭肯應當曰今日宗乘已蒙師指示
未審法嗣之何人師曰梁山點出秦時鏡長慶峯前一樣輝

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孤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煙白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作麼之問如何是大陽家風師曰滿鉢
傾不出大地勿飢人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何不是佛曰學人不會
時如何師曰這然不挂三秋月一向當陽豈在灯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解問不當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梁府鐵牛人
皆嚮下和得玉至今傳問如何是大陽透法身底句師曰大洋
海底紅塵起須於頂上水撞流同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
鳥衝花師曰出戶爲雞頭戴雪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花師曰
呆曰當天後爲雞出戶飛

行思禪師第十世

前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餘杭人也姓王氏總角之
歲皈依佛乘既冠不如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才六

級宗級宗一箭當射何人師曰莫誘我我智歲問此日知軍親
證法師從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什麼即得師又曰一問
一答也元了期佛法也不是恁麼道理大衆此日之事故非本志
實謂只个住山寧有意向未成佛亦无心蓋緣是知軍請舍等
衆誠心既到遮裏且說个什麼即得還相恁麼此若不及古人
便道相逢欲相喚喚之不能語作麼生會若會堪報不報之
思足助無爲之化若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只奉古人語此
之盛事天高海深況俞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迴向清列
何以故古人猶道吾禱父矣豈況當今聖明者哉父三珍重
僧問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這
來不謾道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問不達其源
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恁麼問之及發大
乘心中忘此意如何是此意師曰又道中忘

前襄州清谿洪進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從騎禪師有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界未與
汝出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顯露地問如何是佛師曰不
指天地曰爲什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問如何是天平師
曰白九凸問洞深杳々清谿水飲者如何不升陟師曰更夢見
什麼問大衆雲集合譚何支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庐山園通院緣德禪師錢堪人也姓黃氏初出家於臨安朗瞻塘
院落髮依年往天台山受具始習禪那於天龍頰德大師尋那
往江表問道值洪進山主印心時江南國主於庐山建院請師
開法師上堂示衆曰諸上座明取道眼好是行脚僧亦分事
道眼若未明有什麼用處只是移盤喫飯道眼若明有何障
礙若未明得強說多端也天用處无事也好尋究僧問如何是
四不遺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水鳥樹林曰字

子大慈山壽七十二臘四十二

太宗白王帝賜額曰壽寧禪院

温州太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真一話師曰七顛八倒曰
怎麼即法門无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銷會去問飯々地无絲
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曰乞師指示師曰通未亦不虛設
問向上宗乘請師拳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怎麼即不仙陀
去也師曰深知汝怎麼去

蘇州安國長壽院明彦大師永嘉人也姓秦氏本州開元寺受
業初參婺州金鱗寶真和尙後因慧明禪師激發而皈于
天台之室悟正法眼自此随缘闡法盛化始蘇節師錢仁奉礼
重創院請轉法輪本國賜紫衣署廣法大師僧問如何是去
旨師曰四稜榻地問如何是絕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
怎麼則即相而无相也師曰也是在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

曰千運萬曲曰恁麼即无不總是也師曰是信言歟問如何是
道師曰政涉不易師建隆二年辛酉以住持付門人法膺繼世
說法即其年四月六日示滅壽四十九臘三十五

杭州五雲山華嚴道場志逢大師餘杭人也生思葷血膚體
香潔幼歲出家于本邑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
達性相膏夢升須弥山觀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弥勒皆礼其足
唯不識第三佛但仰視而已時尺迦示之曰此是弥勒補处師于
月佛師方作礼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
天台山雲居道場參國師實主緣契頃發玄秘一日因入普賢
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曰汝其誰乎曰護戒神
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小過耳師
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常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
師自此洗鉢水尽飲之積久因致脾胃疾十載方愈凡折鉢飲食及湯
唾便利等並宜鳴

指點念光爰
施心而傾囊

吳越國王嚮其道風召賜紫署普覺大師初命住臨

安功臣院玄侶輔湊師上堂曰諸上座捨一知識而參一知識及

學善財南游之式樣也且問上座只如善財礼舞文殊擬登妙

峯山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於別峯相見夫教意

祖意同一方便終无別理彼若明得此亦照然諸上座即今簇着

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峯是別峯脫或從此省去可

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利那相捨離還信得及

麼僧問叢林拈唱曲為今特如何是功居的之意師曰見麼

曰恁麼即大眾咸欣也師曰持謂獅子見問佛之意授手祖之

傳心未審和尚傳个什麼師曰汝未審得麼曰字人未審不得還

別有人未審得否師曰大眾笑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着

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師曰日上堂良父曰大眾者

便下座故方丈開寶初德懿王創普門精舍三請住持再揚

宗要即普門第一世師上堂曰古德為法行脚實不憚勤勞如
雪峯和尚三廻到投子九度上洞山盤桓往返尚求个入路不
得者汝近世參學人才跨門未便得老僧接引拍掌說禪且
汝欲造玄極之道豈同尋常閑況此事悟亦有時探求正焉得汝
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峯點頭
老僧即為汝分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峯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
衆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其僧禮拜師曰今日偶
然失墜問如何是普門家風師曰幾人觀不足曰如何是普門
境師曰汝到處且問家風了休師用實四年固辭國主稱年老
願依林泉願養時大將凌超以五雲山新創華嚴道場奉
施為終老之所雍熙二年乙酉上月忽示疾二十五日命侍僧拜
香水盥沐跏趺而坐良久告寂壽七十七臘五十八俗曰寶峯常照
杭州報恩光教寺慧月禪師法端第三世住師上堂曰數夜與諸上

座東諾西諾措未及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却
還願樂也无久三珍重僧問字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
曰為什麼不接師曰為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光教寺通禪明達禪師紹安第四世住師上堂曰一句深神
萬劫不朽今日為諸上座奉一句分明託取珍重僧問大衆側
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麼耶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
言歟師有時示衆曰幸有樓臺匝地常提祖印不妨諸上座
參取又三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耶
曰古直今也師曰莫閑言語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福州候官人也西峯山受業參天
台得旨國師授之法衣時有僧問曰大瘦嶺頭提不起如何傳
授付於師師拈起衣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時笑越忠懿王駕
後闡法住持署于師名玄徒臻萃上堂示衆曰達磨大師云吾

濟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
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鍾韻絕大衆臨筵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
未請師提唱師曰洪鍾韻絕大衆臨筵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
有天真佛如何是天真佛師曰千聖是弟問如何是廣平家
風師曰誰不受用師後遷住怡山長慶上堂謂衆曰不用開經
作梵不用展鈔牒科還有理論處也无設有理論處乃是方便
之譚宗乘交作麼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吞得
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師後終于長慶

杭州報恩光教寺第五世住永安禪師温州永嘉人也姓翁氏
幼歲依本郡彙征大師出家後唐天武中隨本師入國吳越忠
懿王命征爲僧王師尤不喜俗教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
歧艱阻遂迴天台山結茅而止尋遇詔國師開示頓悟本心乃
繇出山征師聞于忠懿王初命住越州清泰院次召居上寺

署正覺堂慧禪師上堂曰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證
明諸上座與諸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僧問四衆雲臻
如何奉唱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奉曰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
曰禮拜著僧問五乘三歲委者頗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師
曰五乘三歲曰向上還有交也无師曰汝却靈利問如何是天
作佛事師曰燥什麼曰恁麼即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
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過遮邊三僧移步師曰會麼曰
不會師示偈曰汝問西來意且過遮邊三昨夜三更時雨打塵
空濕電影豁然明不似蜘蛛恁師開寶七年甲戌夏六月示
疾告衆爲別時有僧問首曰如來正法如來親傳未審和尚去
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什麼處見如來未見恁麼即信受
奉行不忘斯言也師曰佛法不是遮人道理言訖坐三壽六十四
甲申既闍維而舌不壞染鞞如紅蓮葉今藏于普賢道場中

辭以華嚴李長者釋論百趣宏奧因拈合經成百二十卷
印徧行天下

輒與

廣別光聖道場師議禪師闍闍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廣表
國主劉氏待以師禮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之號僧問
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師西來如何拳唱師曰不
要西來山僧已拳唱了也白豈无方便師曰通未豈不是方便
問國王三請未坐光聖道場未審和尚法嗣何方師曰一聲
鼓數萬戶齊窺曰恁麼昂天台妙旨光聖親承也師曰莫亂
道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
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是禪師永嘉人也得法於天台國師吳越志
懿王召入問道命車使薛温於西湖建大伽藍曰奉先建大
佛寶閣延請師居之演暢宗旨署園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高聲拳似大眾師開寶中示滅于本寺

台州天台山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
師曰但恁麼評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師
有頌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
太平興國四年例試僧經葉山門先宿各寫法名唯師不閉書
札時通判李子憲問禪師世尊還解書也无師曰天下人知至薄
花初不疾命侍僧開浴先訖垂誠徒衆安坐而逝塔于本山
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觀師全身不散容儀儼若髭髮
仍長近入新塔

温州鳳蕩山願齊禪師錢塘人也姓江氏少依水心寺紹若禪
師出家受具初習智者教精研止觀因融行門後參天台國師
發明玄奧乃住鳳蕩山開寶五年吳越王長子於西關建光
嚴寺請師開法住持仍於城下諸禪衆中訪求名行三百人同

新寺師上堂有僧問舒老爲什麼碧潭无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怖頭師居之未幾固辭入山太平與國中示滅

杭州普門寺希辨禪師蘇州常熟人也幼出家禮本邑延福院啓祥禪師落髮具戒詣楞伽山聽律尋謁天台受心印乾德初吳越忠懿王命住越州清泰院著慧智禪師開寶中復召入居普門寺師上堂曰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項雖侍坐於山中和尚亦不蒙一句開示以至今與諸仁者聚會更无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爲諸仁者區別細素商量古今遷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實主義我無實主義我晚學初機必須審細時有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即閣黎怪老僧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號慧

明大師端拱中上言願還故里詔從之賜袈裟詩及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埽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示疾而逝壽七十七臘卒三塔于院之西北隅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人也姓沈氏卅歲出家于天台華頂受學禮庵主重蕭披剃依年受具尋遇本山韶國師密契宗旨乾德中吳越忠懿王命住北關傾心院又召入居天龍寺開寶七年甲戌安遷王請於光慶寺攝衆署善智禪師初上堂有僧問无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即人之具足也師曰珠在什麼處僧乃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拳領及三再實如何是主師曰保安此問曰如何是實師曰遍來向汝道什麼曰實生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

辯激精神者曰驚倚雪巢猶可辨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
退問青山綠水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
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
曰問答俱備僧擬伸問師乃叱之師有時示衆曰欲識曹谿
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途契手問兼古德有言
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三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
恁麼問曰和尚三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又曰古
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兒石女且作
麼生會莫是和聲送支就物呈心句裏藏鋒鋒聲前全露
麼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三意旨
不然既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
牛行處陽談翻波木馬嘶時空華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
何須又三珍重太平興國三年隨寶塔見于滋福殿賜紫

號朗智大師淳化初還光慶旧寺三年九月二十日寂

天台山般若寺文瞻禪師錢塘餘安人也幼歲出家於本邑東
山朗瞻院得度聞天台國師盛化遠趨函丈密昂心地初命
住雲居普賢院僧侶咸湊吳越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
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才動大衆雲臻向上宗乘請
師拳唱師曰歡汝什麼曰恁麼昂人乞恩活思去也師曰莫
亂道雍熙三年以山門大衆付受葉弟子隆一繼踵開法至
淳化初示滅故葬于本山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天台三三問汝若什麼曰全肯
天台曰肯个什麼師乃禮拜任後有僧問有人不肯師還肯
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師太平興國中以住持付法嗣
弟子紹忠繼世說法尋於本寺寂

龍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曰山河大地尽在諸人眼睛裏因何

廣說會志不會時有僧問曰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級誰師曰只為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方便不展施師曰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第五世住曉榮禪師溫州白鹿人也姓鄧氏幼依瑞鹿寺出家登戒聞天台國師盛化遂入山參禮受心法初任杭州富陽淨福院後任龍冊寺二處皆聚徒開法僧問祖二相傳未審和高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未僧慧文問如何是真實沙門師曰汝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二彰妙體刹那盡毘盧問曰用事如何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轉自家風師一日生妙善臺受大眾小參有僧問向上及即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二意師曰若到諸方分明拳似曰恁麼即雲有出山勢水无投潤聲師乃叱之師淳化元年庚

寅八月二十九日於秀州靈光寺淨土院寂願告門人致書
詳同道壽七十二臘五十六

杭州臨安縣功臣院慶蕭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明暗色空曰恁麼即諸法无生去也師曰汝喚什麼作諸法師乃頌曰功臣家風明暗色空法二非異心二自通恁麼會得諸佛真宗

越州稱心敬雅禪師僧問結束裏裝請師分付師曰莫諱曰什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却是汝孤負我師後遷住杭州保孤安院示滅

福州巖峯師本禪師初開堂升座時有然樂和尚問曰大眾頭望請震法雷師曰大眾還會麼還辨得麼今日不異靈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无變異作麼生會无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无边刹境

他不隔於豪端乎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問靈山一會迦萊
親聞今日嚴峯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問如何是文
殊師曰未處甚分明

澗州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
如何是華嚴境界師曰滿目无形影

越州剡縣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
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三意師曰不可向
汝道庭前柏樹子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姓沈氏身長七尺餘
舞才冠衆多聞強記時天台門下推爲傑出僧問險惡道
中如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着汝
鼻孔

杭州開華寺傳法大師行明秀州人也姓于氏少投明州雪

竇山智覺禪師披剃及智覺遷任永明大道場有徒二千王

臣欽仰法化祚盛師自天台受記廻永明翼贊本師海衆傾

仰開寶八年智覺寂寂師遂任能仁寺忠懿王又建大和寺

尋改名大和寺後延請任持二處皆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

太宗皇帝賜號開化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之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无尽灯師

曰謝閣梨照燭

太宗皇帝賜紫衣師號咸平四年四月六日示滅

越州蕭山縣漁浦開善寺義國禪師僧問一年去二年來方

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日恁麼即首特師子乳今日象

王廻師曰且喜勿交涉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又常閱着

楞嚴了義時謂之安楞嚴也至道元年季春月將示滅有

老嗣弟子蘆仁傳生師乃說偈曰不是嶺頭携得事坐忘

雞足付將來自若賢聖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師說偈
付屬以香水沐身易衣安坐令昇座至室良久自入座經
三日門人與本寺瑜閣梨輒啟座觀師右脇吉祥而卧四
衆哀慟師乃再起升堂說法及訶責垂誡曰此度更啟吾
指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座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闍越人也自天台領旨吳越忠懿王
命住上寺初開堂衆集定師曰從上宗乘到此如何言論
又如何拳唱只如尺如案說一代時教如錚洋水右德尚云
猶如夢支支竊語一般且道古德據什麼道理便恁麼道還
會麼大施門閉何曾擁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
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个之性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說
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个問頭
如法問將來僧方進前師曰又勿交涉也僧問諸佛出世

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異日上堂謂衆
曰龍華遮裏也只此拈柴撐菜上未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
飯睡後喫茶但恁麼矣之取珍重僧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
辨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己眼師曰向汝道
什麼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人也姓楊氏幼歲依本州大善
寺出家年滿及至具預天台之室親承帝記住齊雲山宴居
法侶咸凌僧問如何是禪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
倒也問因明了知爲什麼不因心念師曰因明了知曰何異心
念師曰汝莫什麼作心念師秋夕閑坐偶成頌曰秋庭肅肅
風颺三寒星列空蟾魄高插個靜坐神不勞鳥窠无端拈
布毛其諸歌偈皆觸事而作三百餘首流行見乎別錄至
道中卒于大善寺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温州永嘉人也姓鄭氏幼歲於存列集
慶院出家納戒於天台國清寺得法於天台國師師初遇國
師之道學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即時悟解後乃示
徒曰吾初學于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今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
礙膺如讎同前十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雖不同前所
下安樂頓覺前怨乃述頌三首一非風幡動仁者心動頌曰
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後水雲徒欲曉祖
師真寶好知魯二見色便見心頌曰若是見色便見心未
問者方難吞舌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袖三明自己
頌曰曠大劫未未然如是之同天亦同地之同天作麼形
作麼形今天不是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
臥具不衣繭外齋終日冥坐且誨誘徒眾朝夕懇至喻
三載其志彌厲師示眾云你等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

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焉奈竹林蘭若山水
院舍人衆現在坦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靈利无
事莫三師示眾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
靡不周而常此處菩提座若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去菩薩
界緣覺界聲聞界天界修羅界人界畜生界餓鬼地獄
界如是等界應須勿有蹤跡去始得爲什麼有此二三說
爲道法界唯是佛身便恁麼道之之既成二三又作
麼生說是充滿法界或佛身向遮裏爲你等乱道還得
麼於遮个說說話若也薦得不妨有心力若也薦不得你等且
道不歷僧祇獲法身是个甚人彼此出落勞倦不妨且退師有
時云大凡參學佛法未必學問語是參學未必學于揀語是參學
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捨破經
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捨破諸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

卷於如是等參學任作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无箇實見處
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云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
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得真實參學也
行時之參取默時之參取坐時之參取眠時之參取
語時之參取默時之參取一切作教時一切作教時參
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夫箇甚人參个什麼說到遮裏
須自有个明白處始得若非明白處喚作造次參學則无究
了又云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鳴咽你等還
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个入處麼若也解得不妨參取好又
云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
門者一切聲音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
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音普賢門者是箇什麼莫
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云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

作驢西家作馬若是求出三界修行成人聞遮个言語不妨
狐疑不妨驚惶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
或會云个變萬化不出真常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
驢西家作馬或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遮个言語南泉遷
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
是南泉之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
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
作馬或會云東家是什麼西家是什麼南泉遷化向甚處去
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乃作驢叫又作馬嘶南泉遷化向
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喚什麼作東家驢喚甚
麼作西家馬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
會云既問遷化在問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
作馬或會云作露柱處去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

馬或會云東家作驢西家虧南泉甚處西家作馬虧南泉甚處如
是諸家會也極妙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適化向甚麼處去東家作驢
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便下遮个答話不消得多道理
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勿多事珍重又云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
喫茶了了佛前禮拜了了和尚主事處問訊和尚主事
處問訊了僧堂裏行盃了了了上堂喫粥上堂喫粥了
飯下處打睡飯下處打睡了起來洗手面盥漱起來洗手面盥漱
了喫茶了了東家西家了了了齋時僧堂裏行盃了
時僧堂裏行盃了上堂喫飯了了了盥漱了了了喫茶了
了了東家西家了了了黃昏唱禮了了了僧堂前
唱參了了了了主事處唱參主事處唱參了和尚處
問訊了了問訊了初夜唱禮了了禮了僧堂前唱珍重僧
堂前唱珍重了和尚處問訊和向處問訊了禮拜行道誦

經念佛如此之外或往莊上或入郡中或飲俗家或到市肆既有如
是等運爲且作麼生說个轉動相應道理且作麼生說个那伽
常在定之天有不定體底道理還說得麼若也說得任說取珍重
又云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頭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
个什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參字中个是萬是元是葉
三又云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
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那時又不知一切与死无異若道那
時无本來性那時睡眠忽醒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与死
无異睡眠忽醒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个什麼若也不會各
自體究取无事莫云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
入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
舌知一切味身觸一切爽滑意分別一切諸法只如眼耳鼻舌
身意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爲復非是你等心爲復唯

你等心何不去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爲什麼所對之物却在
在你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外對之物
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焉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
世間何人不學著你等見遮个說話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
心商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歇學无事且退大中祥符元
年二月師忽謂上是如畫白可造石龕仲秋望日吾持煩惱
如書稟命尋即成就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
如常至午時安坐方丈手拈寶命復謂如書曰古人云騎虎
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如畫曰云也只是如畫師曰你問
我畫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云我也
弄不出言訖奄然閉一目微視而寂毒卒七臘四十二長史具
以事聞詔本州常加檢視如畫乃奉師膏所著竹林集十
卷詩篇歌辭共千餘首詣闕上進詔藏秘閣如畫特賜紫

衣

前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保明院通法大師道誠師上堂曰如爲人衆多亦
然珍重僧問如何是保明家風師曰者問因言普震三等
齋聞竺土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耶意馬已成
於寶馬心牛顛作於白牛師曰七顛八倒曰若不然者幾招西
笑師曰禮拜退後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曾到
西天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前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法嗣

杭州十光王寺環省禪師温州陶山人也姓鄭氏幼歲出家精
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因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潛
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乾寐若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降
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无滯後聞國城

永明法席隆盛專申參問永明唯印前解无別指喻即以
忠懿王所遺衲衣授之表信後任湖西巖淨院開寶三年
衢州刺史翁昆仰重師道乃開西山創大禪苑太宗皇帝
改賜寶雲寺續請師居之學者臻萃師上堂曰諸上座佛
法无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月風今日風首日上座今日上
座莫道拳亦了說亦了二切成現好珍重師開寶五年壬申
七月示疾不求醫三日前有寶樹浴池現師曰凡所有相皆是
虛妄二十七日晡時集衆言別安坐而逝壽六十有七闍維舍
利門人建塔

衢州鎮境志澄大師僧問如何是之乾坤底劍師曰不漏絲
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問或因普請鋤頭損傷蟻墓蚯蚓還
有罪也无師曰阿誰是下手者曰恁麼即无罪過師曰因果
歷然師後遷住杭州西山寶雲寺說法本國賜紫署積

善大師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曰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然洞
徹十方无内外所以古人道隨緣无作動寂常真如此施
為全真智用問如何是本末人師曰堂之六尺甚分明只如
本末人還作如此相貌也无師曰汝喚什麼作本末人曰乞師
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前杭州靈隱寺清淨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功臣院道慈禪師問師登寶座大眾咸臻請師拳
揚宗教師曰大眾證明上座曰恁麼即且且今也師曰也須
領話始得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也依本部西山保清院受業
自靈隱發明衆請出世師上堂曰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特
說法時之度人未妨諸上座參請无妄又三僧問羅漢家

風請師一會師曰嘉禾合德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拳似師後住杭州香巖寺僧問不三纖塵請師直道師曰眾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誰人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却靈利問祖之相傳之祖印師曰今法嗣之何人師曰靈鷲峯前月輪皎之

得州激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激寧家風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什麼處曰字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逼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臨安先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曰莫即便是也元師曰勿交涉師後住靈隱寺示戒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初開堂升座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支提山雍熙寺辨隆禪師明州人也依靈隱寺了悟禪師出家遂受心印師上堂曰魏之實相畱塞虛空全體元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魏之實相畱塞虛空爲什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即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保之地曰恁麼即不密也師曰見什麼

杭州瑞龍院希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特謝閣衆借問曰借問即不无家風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前金陵報慈行言道寺師法嗣

洪州雲居山義能禪師第九師上堂曰不用上未堂中橋陳如上座

爲諸上座薄第了義法輪還得麼若自信得各自領堂參
取師下堂後却問一僧只如山僧通未教上坐參取聖僧云
還道个什麼僧曰特謝和尚再學問如何是佛師曰即心
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爲佛但光返照
者身心是何物

前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山第十世住道齊禪師洪州人也姓金氏礼百丈山
明照禪師得度偏歷禪會字心未息後遇法灯禪師披
緣頓契暨法燈住上藍院師乃主經歲一日侍三次法燈謂
師曰藏主我有一轉西来三意話汝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
西法燈曰有什麼交涉曰道齊只恁麼未審和尚掌三意如何
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初住筠州東禪
院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問荆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

便爲會開師曰汝擬去什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言語問不免
輪迴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
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什麼處
曰如何師曰且本瓦礫師次住洪州雙林院後住雲居山三
處說法著語要搜玄括古代別等集盛行諸方此不繁
錄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日申時令聲鐘集衆維那
白云衆已集師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
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与諸人相見諸
人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未後方便諸人向什麼處見爲向四
大五陰處見六八十二處見遮裏差見便可謂雲居山三十年
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衆付契環開堂住持九事更在
勤而行之各有努力珍重大衆才散師皈西披告寂壽六
十九臘甲子今塔存本山

前金陵報恩院法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寺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陳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只管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揚瀾左里无風浪起問如何是棲賢境界師曰棲賢有什麼境

廬山皈宗寺第十四世慧誠禪師揚州人也姓崔氏幼出家於揚州明水院受具游方緣契慧洸禪師密承心印庵于廬山之余峯淳化四年孟夏月皈宗柔和高皈寂郡牧志山門徒衆三請師開法住持初上堂未升座謂衆曰天人得道此爲證恁麼便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再爲重敷方乃升座僧問郡主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師反曰問話且住諸上座問到窮却門也不着山僧答到窮却吞也不及何以

故爲上座各有本分事因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悞上座謂之頂族只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之以證善道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只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个奇特方便拳似諸人分明託取到諸方莫錯拳父立珍重異日上堂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曰汝從什麼處來僧拳南泉云銅鑿是境鑿中有水不得動着境与老僧持水来鄧隱峯便拈鑿瀉水南泉乃休師曰鄧隱峯甚奇怪要且乱瀉師接武皈宗十有四載帝衆五百餘衆景德四年三月十八日上堂舞衆安然而化壽六十有七臘五十二全身塔于本山

前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辨實禪師第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少室靈峯禪九霄

潭州雲蓋山海會寺用清禪師河州人也姓趙氏本州出家
酷志求法遠參長安潛契宗旨先住韶州東平山淳化二年
知潭州張茂宗請居雲蓋第六世僧問有人在萬丈井底如
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即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
十三天事作麼生僧无語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
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師有頌示衆曰雲蓋鎖
口談擬議皆腦裂衣拍手趁玄空雲霧西山月僧問如何是
雲蓋鎖口師曰徧天徧地曰恁麼即石人點頭露柱拍手
師曰一銚淨水一釘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蟇師曰勞煩大衆
師常節具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亦不調鍊
服餌无妨作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
月二日示疾而逝闍維建塔于本山

行思禪師第十一世

前蘇州長壽院明彦大師法嗣

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婺州人也姓丁氏始講百法因明二
論尋置講遊方受心印於廣法大師建隆二年廣法大師教
付授住持節使錢仁壽礼重請揚真要有百法座主問令
公請命四衆雲霧臻向上宗乘請師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
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无我問城東老母与佛同生爲什
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恁麼昂見去也師曰城東老
母与佛同生能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捨衆就本院創別室宴
居咸平三年庚子十二月十一日示疾滅壽八十九臘七十二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景德傳燈三十卷至峰巖變足立規模丙丁
四耐欺吾祖天淵再興作遠圖

右因少助之次日偈

賀耳

前任南禪

蒙山

智明

書

延文戊戌重刻天潤比丘

宗任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禪門達者雖不出世有名於時者十人見錄

金陵寶誌禪師

婺州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顛禪師

泗州僧伽和尚

萬迴法雲公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子

天台拾得

明州布袋和尚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寶誌禪師金城人也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宋泰始
初忽若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探剪刀尺
銅鑑或掛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飢容時或歌吟詞如識記士庶皆
共事之齊永明七年武帝謂師感衆收付建康獄既且人見其入市及
檢獄如故建康冷以事聞帝定於宮中之後臺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

著三布帽齊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武帝尋
厭世齊亦於此季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
塵垢神遊宜水火不能燒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
譚其隱淪則遜僂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
此目今勿得復禁帝一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主識者以
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師曰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
者以為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識
者以為修習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又製大乘贊二十四首盛
行於世錄諸亂句與夫禪宗旨趣實會路
錄十首及師製主時續編于別卷天監五年冬將卒忽告眾僧令移寺
金剛神像出置于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奉
體香爇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閻舍人吳慶以事聞帝歎曰大師不復
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禮葬于鐘山獨龍阜仍立闍善
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內王筠勒碑於寺門外傳其遺像

焉初師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及終亦不老人莫測其年有徐捷送
者年九十二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師之壽蓋年九十七矣
敕謚妙覺大師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于双林鄉
傳宣慈家本名翕梁天監十一年八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
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高浦渡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
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達磨時謂焉曰我與汝毗婆尸佛
所發誓言今覺率忘口衣鉢現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空圓
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鉢韜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
何思彼樂平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乃說一偈曰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有人盜菽麥
爪果大士即與籃籠盛去日常傭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宣光
三如來放梵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當捨田宅設無量法

會大通二年唱齋妻子獲錢五萬以營法會時有慧集法師聞法
悟解言我師彌勒應身耳大士恐惑衆遂呵之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遣弟子傳晔致書于梁高祖書曰双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
白國主救世菩薩令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為
本不著為宗亡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為本治國為
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
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
子傳晔告白晔投太樂令何昌人曰慧約國師復置啓翁是國
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豈敢呈達晔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泰
寺詢誥法師勸速呈二月二十一日進書帝覽之遽遣詔迎
既至帝問從來師事誰邪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
昭明問大士何不論義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
邊非無邊知人正理復有何言帝又問何為真諦曰息而不滅帝曰

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曰臨財無
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
居士來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竭於海
無量妙法不出真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六道中獨起其最視一切
衆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棄帝默然大
士亂退異日帝於壽光殿請大士講金剛經大士登座執拍板唱經
成四十九頌大同五年奏捨宅於松山下因双檮樹而創寺名曰双
林其樹連理祥煙周繞有双鶴棲上太清二年大士誓不食取佛生
日焚身供養至日白黑六十餘人代不食燒身三百人刺心瀝血
和香請大士住世大士愍而從之承聖三年復捨家資為衆生
供養三寶而說偈曰傾捨為君年品奉供天中天仰祈甘露雨
流澍普無邊遠天嘉二年大士於松山頂遶連理樹行道感
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為我補

慶也其山忽起黃雲盤旋若蓋因號慶雲黃山時有慧和法師不疾
而終嵩高頭陀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高公竟率待我決不
可久留也時四側華木方當秀實欻然枯悴大建元年己丑四月二
十四日示眾曰此身甚可厭惡眾苦所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
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履然七
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千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為
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何如曰慎勿棺斂但壘麁瓦作壇移屍於上
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淳苗以彌勒像處其下又問諸佛涅槃
時皆說功德師之發迹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為度汝等
次補釋迦及傳普救之文殊慧集不觀音何昌凶難同來替助
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
身是也言訖跏坐而終壽七十有三身猛師果將到織成彌勒
像及九乳鐘留鎮之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見在晉天福九

年甲辰六月十七日錢王遣使發塔取靈坐骨二十六片紫金色及道
具至府城南龍山建三寺實之仍以靈骨塑其像

衡嶽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姓李氏頂有鬚肉牛行象視少以慈
恕聞于閭里嘗夢梵僧勸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常習坐

日唯下食誦法華等經滿千遍又閱妙勝之經歎禪那功德遂發
心尋文時慧聞禪師有徒數百圓禪師始因首手持戒得中觀論發明禪師此論
昂西天并十祖龍樹大士造所建在遠東龍樹

乃往受法晝夜攝心坐夏經三七日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
起四支綏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无起此境

何堪病業与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相滅輕安如故夏滿
猶无所得深懷慙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爾兩開悟法華三昧最

上乘門一念明達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各行遠聞學侶日至激勵無倦
機感寔敏亦乃以大小乘定慧等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奉菩薩

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以比齊天保中領徒南邁值錄

孝元之亂播遷大蘇山輕生重法者相與冒險而至填聚山林師
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之即不得之亦不
真信曰頃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觀
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富塞滿虛空者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
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見尋常常見說不思議語標為言下當又偈
曰天不能蓋地不載无去无来无障礙无長无短无青黃不在中
間内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其他隨叩而應以道修所
施造金字般若法華經時衆請師講二經隨文發解復命門人
智顛代講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師曰汝所疑乃大品次第意耳
未是法華因頃首也吾首於夏中一念頓發諸法見前吾既身
證不勞致疑顛耶諾受法華行三七日得悟觀鳥天台智者大
師如下章書陳光大
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乃曰吾寄此山
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吾前身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丛林

象勝異師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
吾此生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聚自此化道旣盛陳主屢致慰
勞供養目為大神師將欲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
修法華般若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于見證者隨有所須吾
自供給如无此人吾即遠去矣時衆以若行事難无有答者師
乃屏衆泯然而逝小師雲辨號叶師開目曰汝是惡魔吾將行矣何
驚動妨乱吾邪癡人出去言訖長往時異香滿室頂暖身更癡
色如帝昴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也壽一十有四凡有著述皆口授无所
刪改撰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
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天台山修禪等智者禪師智顛荆州華容人姓陳氏母徐氏始娠
夢香煙五色摩尼鏡子懷誕生之日祥光燭于鄰里幼有奇相膚不
受垢七歲入梁願寺聞僧誦法華經普門品即隨念之忽自憶說

此卷之文宛如宿習十五禮佛像誓志出家悅正焉如夢見大山降
海際峯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之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十八喪
二親於果嶺寺依僧法緒出家二十進具陳天嘉元年請光州大
蘇山慧思禪師思一見乃謂曰首靈鷲同聽法華經今後未矣
即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三七日身心豁然受慧觀
會宿通潛發唯自明了以所悟白思曰非汝弗證非吾莫識
此即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
窮汝之辯汝可傳灯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師既承乎可大建元
年禮辭往金陵闡化凡說法不立文字以辨才故晝夜无倦七
年乙未謝遣徒衆隱天台山佛隴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峰
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至光曰還憶曠
昔拳手招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徵悲喜交懷乃執手共至
所其夜聞空中鐘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捷推集

往

僧得住之相此處金地吾已居之此峯銀地汝宜居焉開山後宣帝
建修禪寺割始豐縣租以充衆費及隋煬帝請師受菩薩戒
師爲帝之法名號惣持帝乃號師爲智者師帝謂法華爲一
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教釋草菴之滯情開方便之權門示真
實之妙理會衆善之小行故廣大之一乘遂出玄義曰釋名辨
體明宗論判教相之五重也名則法喻齊拳謂一乘妙法即衆生
本性在元明煩惱不爲所染如蓮華出于淤泥而體常淨故以
爲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故實如蓮之華有含
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之義亦謂從本垂迹因迹
顯本夫經題不越法喻人單復具是凡七種單三復攝一切名妙
法蓮華即復之一也法華名以召體之即實相謂一切相離實具
相无體故宗則一乘因果開示悟入佛之智見可尊尚故用則
力用又開慶會之義有其力故然後判教相者以如來一代之說總

判為五時八教五時者一佛初成道為上根菩薩說華嚴時二為
小機說阿含時三彈偏折小教大喪因說方等時四蕩相遣
執說般若時五會權故實授三乘人及一切眾生成佛說
法華涅槃時八教者謂化儀四教即頓漸秘密不定也化法四
教即藏生滅通生無別量圓也無作四時在法華四理乃至該三世如來所
演聲彈其致聖三樣捨此皆魔說故教理既明非觀行無以復
性乃依心三諦之理復修示三止三觀二觀心念之不可得先空寂
假後中離二而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教之行相也嘗
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而性莫大
乎中故一中一切中无假无空而不中空假亦爾即因教之行
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縱橫並別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偈曰因緣所
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
名亦名中道義斯與楞嚴內覺說者摩他三摩等因禪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連
磨大所以心清心不滯名數直爲上上根者伴忘至忘意故以此教目而不同智者禪師
理及性備是之謂故焉
禪宗異而非異也三觀因成法身不素即克同食子也尚慮學者昧

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創六即之義以絕斯患一理即佛者十
法界眾生下至蟻蟻同稟妙性從本以來常住清淨覺體因
滿一理膺乎故執名相者不信真心
即伴觀此而生信心二名字即佛者雖理性坦平而隨流
自日用不知以假言教外薰得聞名字于生信及發解故起信論云
以信論云
此已下簡略證者三觀行即佛者既聞名開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
源故即教外凡也四觀五信爲不思議境即五品位
大節示居此位別教十信及藏通教皆各資糧位四相似即佛者觀行功深
發相似用故見也四伏不用十信發轉位不斷見思或至七信以去見思或自預得六根清淨如
經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十果云云思大神師示居此位若別教乃地前三心也藏通
皆名本行位楞嚴經唯識論三十三後別立四五分真即佛者三心開發得真如用
加行名位雖同詮旨迥異惟通悟者善巧融會五分真即佛者三心開發得真如用
位之增勝故發內初佳即顯輪位也如龍女一念成佛現百界身從此轉勝至等覺位凡四十二心
悉目真因在位雖殊因理无別若別教即名十地藏通皆言見道位
六究竟即佛者无明永尽覺心因極證无所證故妙覺也起信云始本
不二名究竟覺仁至
若我滅上心也別教指佛攝對如上六位既比日即佛不虛通具法報化三身
爲正三三三德爲對文終力至十種三法舍攝无遺偈曰
四行華二信耳廣通二教佛可知隨君草木爲依四土者一常寂
光法性土也法身
居之身五相攝二實報无障礙攝二受用也自受用土報佛
居他受用土登地菩薩所居三方便有餘留

機同居並為應化也其質則非身非土无優无劣為對機故假說

身上而分優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无礙故三十餘年晝夜

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悉備也檀翻名施禪師之法備施有情隨根得益如云世界悉檀全歡喜益云云門人灌

頂日記萬言而編結之總目為天台教別即方諸部類法華云大小止觀金光明仁王摩訶般若諸觀

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詔師行乃告門人曰吾今往而不返汝等當

成就佛隴南寺一依我國侍者曰若非師力豈能成辨師曰乃

是王家所辨汝等見之吾不見也師初欲建寺於石橋神寂見三神人皇憤

寺百尺石像前不進至二十四日顧侍者曰觀音來迎不久應

去時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師曰吾不領眾必淨六

根捐已利他獲預五品耳五品弟子即法華三昧前方便之位與思大神師首誦寶存命筆作觀心偈

唱諸門綱要訖跏趺坐而逝壽六十臘四十弟子等迎飯佛隴

岩大業元年九月煬帝巡幸淮海遣佛送弟子智琛及題

寺額入山赴師息齋到日集僧開石室唯觀空榻時會千僧

至忽刺入咸謂師化身未受國供師始受禪教終于滅度常

披壞衲冬夏不釋未往居天台山二十二年建造大道場一

十二所國清最居其後及荊州玉泉寺等共三十六所度僧

一萬五千人寫經一十五藏造金銅塑畫像八十萬尊事迹甚

多廣如本傳

泗州僧伽大師者諳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過去阿僧祇劫

伽沙劫值觀世音如來從三慧門而入道以音聲為佛友但以

此土有緣之眾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

化歷吳楚間手執揚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師曰我姓

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山上欲構伽藍因

宿州民賀敬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為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

云香積寺即齊月太子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佛
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為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
輦轂漆加禮異命在大薦福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志度
慧嚴慧岸木又三人樹書寺額普見三年三月三日大師示滅敕
令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故臨淮言
訖異香騰馥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是何人邪曰觀音化身
耳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皇朝太平興國中

太宗皇帝重創淨園壯麗超絕

萬迴法雲公者號州閩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
生始在弱齡嗚傲如狂鄉黨莫測一日令家人灑掃云有勝
客來是日三歲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
共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

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到書鄰里驚異
有龍興寺沙門大明少而相押公未往明師之室屬有正諫
大夫名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神兵侍律崇儼異言上言
與明師復厚施金繒作禮而去咸亨四年高宗召入內時有扶
風僧蒙頊者甚多靈迹先在陝每曰迴來三三及公至又曰替
到當去迨旬日而頊卒景雲二年辛亥十一月八日師卒于長
安醴泉里壽八十時異香氣氤氳奉體柔軀制贈司徒兼國
公喪吏官給三年正月十五日窆于京西香積寺

天台豐干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齋
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吞隨時二字嘗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
衆僧驚畏本寺厨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拾得二人執爨終日語
潛聽者都不體解時謂風狂子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
不磨如何照燭師曰冰壺无影像接猴採水月曰此是不

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未教我道什麼寒拾俱
禮拜師尋獨入五臺山巡禮逢一老翁師問莫是文殊否
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顯別沙旃拳似和尚道州代
後廻天台山示滅初問立公胤出牧丹丘指議巾車忽患頭
疼醫莫能愈師造之曰貧道自天台來謁使君問立且告之
病師乃索淨器呪水噴之斯須立瘥問立異之乞一言示此去
安危之兆師曰到任訖謁文殊普賢見此二菩薩何在師曰
國清寺執爨洗器者寒山拾得是也問立拜辭乃行尋至
山寺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有僧道
翹對曰豐干曰院在經歲後今閒無人矣寒拾二人見在僧
厨執役問立入師房唯見虎迹復問道翹豐干在比作何奇
業翹曰唯事春穀供僧閑別語詠乃入厨尋訪寒拾如下
章敘之

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寒明二岩以其
於寒岩中居止得岩名容貌枯悴布襦寒落以樺皮為冠曳
大木履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或廊
下徐行或時叫噪望空惕焉寺僧以杖逐逐翻身拊掌大
笑而去雖出言如狂而有真意趣一日豐干告之曰汝與我遊五
臺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汝不是我
同流寒山却問汝去五臺作什麼豐干曰我去禮文殊曰汝不
是我同流暨豐干滅後問立公入山訪之見寒拾入圍鑪語
笑問立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寺僧驚愕曰大官何拜風狂漢
邪寒山復執問立手笑而言曰豐干饒舌久而放之自此寒
拾相攜出松門更復不入寺問立又至寒岩禮謁送衣服藥
物二士高聲唱之曰賊人便縮身入岩石縫中唯曰報汝諸
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合問立哀慕令僧道翹尋其

遺物於林間得葉上所書辭頌又題村墅人家屋壁共三百餘首傳布人間曹山本寂禪師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

天台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至赤城道側聞兒啼聲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羊子及問之云孤棄于此豐干乃名為拾得攜至國清寺付典座僧曰或人未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輒爾登座與佛像對盤而餐復於憍陳如上座塑形前呼曰小果聲聞僧驅之靈熠忿然告尊宿等罷其所主令厨內滌器常日齋畢澄瀨食滓以筒盛之寒山未即負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汝若拾得豐干拾得汝故汝畢竟姓个什麼在何處住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寺主問則寒山挺臂云蒼天_二拾得却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死人死西家助哀_二人作舞哭笑而出有議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為烏所

有拾得以杖扶之曰汝食不能讓安能讓伽藍乎此_二神附夢于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且諸僧說夢符同_二手紛然_二探申州縣郡符至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_二獲拾得_二為賢士隱石而逝 見卷三章時道翹算系錄寒山文句以拾得偈附之今略錄數篇

見別卷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眼鳩罪

眼或_罪是額舖腹出語无定寢卧随处帝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

过具及野囊中入鄞肆聚落見初則乞或醢醢魚菹才接合

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膏雪中卧雪不沾

身人以此奇之或就人乞其貨則售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天將

雨即着濕草履途中驟行遇元陽即曳高齒木履市橋上

豎而眠居民以此驗知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指僧者下僧

迴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囊叉手而

三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係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又手係福曰為只如此為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三有僧問和尚在遮裏作什麼師曰等等箇人曰未也學宗季知古師曰汝不是遮個人曰如何是遮個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只箇心之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騰之自在无所為閑之究竟出家兒若觀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只明无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乎不彊分別聖情孤无價心珠本因淨乃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之分明无量清高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又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觀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二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

嶽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赫勒真赫勒分身千百億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他州有人見師亦負布袋而行於是四眾競圖其像令嶽林寺大殿東堂全身見存

諸方雜拳徵拓代別語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因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於何住我一千年領諸眷屬覓汝起處不得金剛齊云我不祇有住而住不依无住而住如是而住法眼考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見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

外道問佛云不問有言不問无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云善哉世尊大悲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已阿難問佛云外道以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間良馬見鞭影而行世尊處云雲居錫云更會麼如拳取空去後是阿難東禪齊若云什麼處是外道悟空家道世尊良久時便是拳擊心法度會還得已否

世尊處云雲居錫云更會麼如拳取空去後是阿難東禪齊若云什麼處是外道悟空家道世尊良久時便是拳擊心法度會還得已否

緊那羅王奏天生樂供養世尊王教有情無情便隨王去若
有一物不隨王即去佛處不得又无狀是王入大寂定王教有情
无情皆煩於王如有一物不煩王即入大寂定不得

地是无情之物作麼生
說亦隨王去應道理

尉賓國王乘劍詣師子尊者前問曰師得蓋空否師曰已得

蓋空曰既得蓋空離生死否師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就師

乞頭還得否師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出白乳王

臂自墮玄覺微云且道斬著斬不著玄沙云大小將子尊者不能與頭作主玄覺又云
玄沙怎麼道要人作主不要人作主若也要人作主蓋昂不空若不也要人作主玄

沙怎麼道意在
什麼處試斷者

迦那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身大師為什麼被

弟子鎖侍者无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蓋塔代云還
我鎖起未文老宿代云迦那鎖處別鎖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摩論是否曰不敢曰摩有物不遷義是

否曰是或人遂以茶或盃就地撲破曰遮箇是遷不遷无對

法眼代相
掌三下

樂音侍者謂和尚曰摩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樂音曰摩公

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侍者无對法眼代云此兩什麼處是雲錫云什麼處
是摩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意

語麼又云摩
公多少言語

有兩僧各住庵尋常來往偶旬日不會一日上山相見上庵主

問曰多時不見在什麼處下庵主曰只在庵裏造个無縫塔子

上庵主曰某甲也欲造箇无縫塔就庵主借取樣子曰何不

早道恰被人借去也法眼拳云且道借伴
樣子不借伴樣子

有婆子令人送錢去請老宿開藏經老宿受施利便下禪

林轉一匝乃云傳語波女子轉藏經了也其人担拳似波女子婆

云來請開金藏為甚開半藏玄覺微云什麼處是欠半藏處且
道那个婆子具什麼眼使恁麼道

有老宿令人傳語思大禪師何不下山教化衆生曰視雲漢

作麼思大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衆生可教化玄覺

此

微云且道是山
頭山下語

龍溪修山王問翠岩曰四乾圍波婆奏樂供養世尊查得須
拈振動大海騰波迦葉起舞菩薩得忍不動聲聞頗我
只如迦葉作舞意旨如何對曰迦葉過去生中曾作樂人
來習氣未斷山王曰須拈大海莫是習氣未斷否翠岩無對

法眼代云
正是習氣

頗我 正作駁駟
馬搖頭象

有僧親付老宿一夏不蒙言詢僧歎曰只恁麼空過一夏不
聞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亦得也老宿聞之乃曰聞梨莫斯音速
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恁麼道了叩蓋三下曰通未元滿恁麼道
鄰房僧聞曰好一箇美人被兩顆鼠糞弄污却本境微云且道讀數語不
肯語若是讀數為什麼道

鼠糞活却若不肯他
有什麼過驗得麼

僧摩法師遭秦主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无主五陰本未空
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少云大小摩法
師臨死猶禪語

僧問老宿云舒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不
什麼力老宿云不敢之力法眼別云不
會古人語

李翱尚書見老宿独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老宿曰
法身疑寂無去无来法眼別云汝作什麼来
法灯別云非公境界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天德本教
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什麼處生得僧無對法眼代云
誠得汝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奉問
禪月如何是此心無對飯字彙代云
能有幾人知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什麼船无對
天台語國師代
云不教驚眾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為什麼有漏天台語國師代
云漏不是
僧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僧曰是曰公為
什麼却向水中死无對杭州天竺橋和尚代云是
伊為什麼不去岸上死

僧問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

大章如庵主別
六作摩云云

江南國主問老宿子有一頭水牯牛萬里元寸草未審向什

麼處放

飯宗乘代
云好放也

南泉和尚遷化陸巨大夫來慰院主問大夫何不哭先師大

夫曰院主道得巨即哭無對

飯宗乘代
云哭云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人泉許多人爭

得是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云誰人欠少

法眼別云
誰是不足者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僧眾隨年錢僧曰聖僧前着二分婦人

曰聖僧年多少僧无對

法眼代云
期滿必昂知

法燈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廬山舒拈起香合曰廬山還

有遮个也无僧无對

所自代云尋香
未礼并和尚

僧問仰山寧了滿月箇鐵意如何仰山曰箇鐵僧擬開口仰

山曰開口野年也不會僧无對

南泉代側
身而立

有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何

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处未與某甲唾無對

法眼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
都仁者作山代法師云但唾

行者人云行者若有語耶
向伴道還我無行者也

偃臺感山至到因通院相者第產問曰因通无路山主爭得

到來

飯宗乘代云
不期又得相見

有僧入真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

華經日止之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為是說是不說無對

飯宗乘代
云此知無對

取請
海通

飯宗乘和尚問僧看什麼經曰寶積經乘曰既是沙門為什

麼看寶積經對

乘自代云古
今用无怪

劉禹錫公因雨問先雲居和尚雨從何來曰端公從問处來

端公歡喜讚歎雲居却問端公從何來無語有老宿代云

通來道什麼

飯宗乘別云
謝和尚再三

首有三僧雲遊擬謁徑山和尚遇一波女子時方收楫次僧問曰
徑山路何處去波安云甚焉直去僧曰前頭水深過得否曰不濕
脚僧又問上岸稍得恁麼好下岸稍得恁麼怯曰下岸稍
恁被螃蟹喫却也僧曰大香生曰勿氣息僧又問波安住在什麼
處只在遮裏三僧乃入店內波安煎茶一餅持盃子三箇安盤上
謂曰和尚有神通者耶喫茶三人无對又不取傾茶波安曰看
老朽自逞神通也於是便拈盃子傾茶行

法眼和尚謂小兒曰因子識得你爺爺你爺爺名什麼無對

法眼代
云但將

衣袖法眼却問一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

得什麼語无對

法眼自代云他
是孝順之子

僧問講師陀坐主水鳥樹林皆恁念佛念法念僧作麼坐
講坐主曰基法師道真文不待請如母赴嬰兒僧曰如何
是真文不待請

法眼代云此是
基法師語

泉州王廷彬入招慶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有人取道大

師在否演曰有人取道大師不在否

法眼別云大
師

僧奉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便於佛前入定時文殊近前
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
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網
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座而起

五雲
和尚

云不惟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
也此定之不得只如教言定心生解

誌云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場玄沙云每日拈香擇火不
知真箇道場

考覓微云只如此三尊
者語還有觀摩也元

雲岩院主遊石室迴雲岩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者為只恁麼
便迴來

院主无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雲岩曰汝更去作
什麼洞山云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鹽官會下有一主夏僧將屍鬼使來取僧告曰某甲身為主

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為白王若許即七日後未不
然須更便至言訖去至七日後方未覓其僧不見後有人拳
問一僧若未將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彼他覓得也

洞中會下有老宿去雲岩迴洞山問汝去雲岩作什麼答云
不會洞山自代云堆二地

隣濟見僧未拳遂拂子僧禮拜即便打別僧未師拳拂子

僧並不顧師亦打又一僧未參師拂子拳僧曰謝和尚見

示師亦打雲門代云只疑老漢大覺云得師得指未見臨濟機在

闍王送玄沙和尚上船玄沙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遮裏去

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飯字彙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遮裏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云有客不答話玄沙白何曾密飯字彙別老宿

玄休因什麼得見

法眼和尚問講百法論僧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

拳座至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兼舉有老宿云某甲與作个法座飯字彙別云不勞和尚如此

僧拳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山五雲曰什麼處是二

鐵圍山是會麼也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與眾不同

洪州大寧院上狀請第二座開堂人問何不請第一座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洞山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注洞山曰才有是

非紛然失心作麼生注法眼代云恁麼馬弟子不注也

法眼和因患脚僧問訖次師曰非人未時不能動及至人未動

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什麼語僧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

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

九峯和尚入江西城人問入鄧教化以何為眼九峯曰日月不

曾亂法眼別云待有眼

僧問龍牙終日區區如何傾息龍牙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

得東平云表道如喪父母何有開眼德慶會青慶隆此外且作麼生會意乎意

僧問電牙一月月中如何着力電牙曰如無手人欲行奉始得

東祥什云好言語且作廢生會嘗問一僧他道元手應人何更行得奉也
及問伴佛法伴便休去將知際布說得无用处不如子細體取古人意妙

鼓山曰欲知此支如一口劍僧問字人是死屍如何是劍鼓山曰

拽出遮死屍着僧應諾便故僧堂結束而去鼓山晚間聞

去乃曰好与柱杖東祥什云遮僧差正月鼓山有什麼邊着月何得便
殺去又鼓山柱杖實伴到伴具服座上座試商量者

有庵主見僧来豎火筒曰會麼曰不會庵主曰三十年用不

及成僧却問三十年前用个什麼飯宗季代云
也要知

招慶和尚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飯宗季代云
留與人增價

雲門和尚以手入木榔子曰呵殺我也相救飯宗季代云和
尚出手太殺

有座主念弥陀名号次小師喚和尚及迴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

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什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

某甲才喚便發業法燈代
云此也

鷓鴣子飛白佛殿欄干上顧有人問僧却衆生在佛影

中常安常樂鷓鴣子見佛為什麼顛法燈
云怡

悟空禪師問忠座主講什麼經曰法華經悟空曰若有說法

華經處我現實塔當為證明大德講什麼人證明法燈代云謝
和尚證明

僧問无宿冤兮飯去来食我家園甚如何是家園法燈代云
是亦令

不得法燈別
云汚却休口

官人問僧為什麼曰无棟官人曰忽然將一梳沙与上座又作

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燈代云此
是棟園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人報庵主大王来請起曰非但大

王来佛来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為什麼

不起法燈代云
未更思

僧繇趙州和尚趙州謂曰有佛處不得住无佛處急走過三

千里外逢人莫拳法燈代云德
願昂不志也

泗洲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曰禮拜還見大聖麼法燈代
云汝道

禮拜是
什麼哉

僧問因通和尚一塵才起大地全收還見禪林麼因通曰莫什
麼作麼又問法灯曰莫什麼作禪林東禪并云此三尊手宿語明伴問處不明伴
問處若明伴問處還得否善也末武斷者

俗語問伴道你指示我更要吞語又
作塵金會莫道又吞轉子

玄覺和尚問鳩子叫問僧什麼聲僧曰鳩子舒曰欲得不招

元回葉莫訪如來正法輪東禪并云上座道是鳩子聲便成誘法什麼處是誘
處若道不是還得麼上座且道去竟意作麼生

你福僧到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如何曰你福有時手象道

塞却你眼教你觀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

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个什麼不塞你耳聞

箇什麼不生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并云那便問了忽然怪去更不他道
上座如今還得个若不會每日見个什麼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法服代云汝
是什人

人問僧無為无妄人為什麼却有金鎖雞五雲代云六
為无妄事

老宿問僧什麼處來曰牛頭山禮拜祖師未夫宿曰還見祖師

麼級不乘代云
大似不相信

有僧与童子上經了令持經着雨内童子曰某甲念成着向

那裏法服代云汝
念什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又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

如明皇法服代云
是弄子

雲門和尚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雲門曰江西一隊老宿寐

語佳也來僧无對五雲代云
與僧未已有僧問法眼和尚不知雲門三意作

麼生法眼曰大小雲門被遮僧勘破五雲云什處是勘破云門處要
會麼法眼亦被後僧勘破也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法眼問僧泉眼不通被沙塞道眼

不通被什麼物礙僧無對法服代云
被眼礙

景惠傳灯錄卷第二十七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諸方廣諾十二人見錄

南陽慧忠國師語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語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語

澤州藥山惟儼和尚語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語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語

池州南泉普願和尚語

趙州從諗和尚語

鎮州歸泲義玄和尚語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語

潭州羅漢桂琛和尚語

大法眼文益禪師語

南陽慧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對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即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悲見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捏頭之知捏胸之知故在正徧知離此之外更无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電換骨蛇脫皮人出

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
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无常舍主常矣審如
此者邪心莫辨孰為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
一日衆目現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採鄙譚剷除聖
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若我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
淨者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
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為師曰他去開佛知見
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邪僧又問阿那是
佛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志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牆壁无情之物
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為別不別師曰迷即別悟即不
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无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
義譬如寒月水結為冰及至暖水釋為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

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无情无佛性者經不應言三身唯心宛是汝
自達經吾不達也問无情既有心性還解說法否師曰他熾然常說
无有間歇曰某甲為什麼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聞師曰諸佛
得聞曰衆生應无分邪師曰我為衆生說不為聖人說曰某甲龍耳暫
不聞无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既不聞爭知无情解說
師曰我若得聞即齊諸佛汝即不聞我所說法曰衆生畢竟得聞
否師曰衆生若聞即非衆生曰无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
云利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子曰師但說无情有佛性
有情復若為師曰无情尚爾況有情邪曰若然者前奉南方知
識云見聞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予道他无佛性外道豈
无佛性邪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殺
有情即結業互購損害无情不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
有情是前而壞結恨即有罪報无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

書有報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无情受記且賢劫千佛孰是
無情佛邪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爾受位之後國土
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
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更有无情受記邪曰一切眾生及居佛身
之上便利穢汚佛身穿鑿毀壞佛身豈无罪邪師曰眾生全
體是佛欲誰為罪曰經云佛身无量礙今以有為質礙之物而作
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為而說无為汝信
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量礙曰衆
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眾生應時解脫今既不爾同義
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摠別
類例皆然眾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他食我飽
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无常時抛却散漏于辺着靈臺者
性迴然而去名為解脫此復若為師曰前已說之猶是二乘外道之

量二乘獸離生死欣樂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為吾身身乃趣乎有
真諦須陀洹人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劫支佛一萬劫住於是中
外道亦八萬劫住非二想中二乘初滿猶能迴心向大外道還却輪迴
曰佛性一種為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
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為此解師曰我此間佛性全不生滅汝南方
佛生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心外无餘
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无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
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邪師曰汝那得入於邪
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
汝所見不其然乎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
道正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
那得及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无上正真之道為學世
間生死斷常二見邪汝不見肇公云諱真則逐俗順俗則違真

邊真故迷性而莫返迷俗故言淡而无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拊
掌而不顧汝今欲學下士矣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無釋
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他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
茲濫矣只善提涅槃真如佛性名異體同真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
體異緣南方銷將妄心言是真心認賊為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
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曰若爲離得此過師曰汝
但于細反觀陰入身處二推窮有纖豪可得否曰于細觀之不見
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邪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
有物不曰身心无外寧有物邪師曰汝壞世間相邪曰世間相即无相
那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矣禪客唯然受教常州僧靈覺
問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師曰无心可用即得成佛
曰无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无心自成佛亦无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爲
能度衆生若也无心阿誰度衆生師曰无心是真度生若見有生可度

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既无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
言師曰佛說教亦无心曰說法无心應是无說師曰說即无无即說曰
說法无心造業有心否師曰无心即無業今既有業心即生滅何得
无心曰無心即成佛和尚曰今成佛未師曰心尚自无誰言成佛若有
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處得无心曰既無佛可成和尚還
得佛用否師曰心尚自无用從何有曰茫然都無莫落新見否師
曰本来無見阿誰道新曰本来无莫落空否師曰空既是無情從空
何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未取命爲是有是无師曰是无曰
痛否師曰痛亦無曰痛既无死後生何道師曰无死无生亦无道
曰既得無物自在飢寒所逼若爲用心師曰飢即喫飯寒即着衣
曰知飢知寒應是有心師曰我問汝有心之作何體段思无體段師
曰汝既知无體段即是本来无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
心師曰見如不見未如不來徒即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无妄独

佛心名為何物師曰若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既無形段嘆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莫作有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死如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死如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死如沙劫佳世說亦不可得及曰如何是一念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即是相應曰憶智俱忘誰見諸佛師曰忘即無無即佛曰无即言无何得喚作佛師曰无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即佛之即无曰既無纖毫可得名為何物師曰本无名字曰還有相似者否師曰無相似者其孰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无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思遊行獨脫无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未護永无障難何處不得逍遙又問迦葉佛邊聽為聞不聞師曰不聞之曰云何不聞之師曰聞不聞曰如未有說不聞之无說不聞之師曰如未有說之曰云何无說說

師曰言滿天下無口過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示眾曰夫學者須達自源四果三賢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妙二覺了達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其漸也歷僧祇劫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臂頃便登妙覺若宿无道種徒学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已不思一物即是息非智所知更无別行悟入此者真三摩提法無去来前後際斷故知无念為最上乘曠徹清虛頓開寶藏心非生滅性絕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无作乃攀緣自息吾於昔日轉不退輪今得之慧雙修如拳如手见无念體不逐物生了如来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真常自性如空本无相既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能變其體心似法界萬象一如遠離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不立心即體真理都無所得告諸学眾無外馳求若最上乘應當无作珍重人既无念法有无否師曰不言有無曰恁麼時作麼生師曰亦無恁

廣明指如明鏡若不對像終不見像若見无物乃是真見師於
大藏經內有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我定慧定慧如何所用
我何物定後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六祖答曰定則是
其心持戒之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无今有之何物
本有今无無何物誦經不見有无義真似騎野更見野答曰前念
惡業本无後念善生今有念之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
聽吾言吾即本无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却生不了生
滅義所見似聲言答曰將生滅却滅却生不了生
心離境未若離二边自陳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
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答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
頓中漸證果漸中頓之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
先慧後定之慧後初何生為正答曰常生清淨心之中而有慧於
境上无慧中而有定之慧等无先便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

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答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
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眾生心裏出
江州大寂道一禪師示眾云道不用修但莫汚染何為汚染但有
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汚染若教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
心无造作無是非无取捨无斷常无凡无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
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卧應機接物尽是道之即是法界乃至
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知者云何意地法門云何言无无燈一切法皆
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為萬法之根本經云慧達
本故號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
時自在達之法界尽是法界若立真如天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尽是
理若立事一切法尽是事舉事于從理事无別益是妙用更无別理
皆由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真月无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无
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无若干說道理有若干无礙慧无若

千種之成三皆由一心也達之亦得掃蕩亦得及是妙用之及是自家非離真而有之必之即真及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之者即真如諸法不出於真如行住坐臥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之則為有佛之是能仁有智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及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玄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遷無不留礙亦指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若未藏出纏名大法身之元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泊之運用不立根執不尽有為不任無為有為是無為家用無為是有為為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生滅義心真如義心真如者譬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像喻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緣即是生滅義不取諸法即是真如我聲聞之見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若平等性之元有異用則不同在定為識在悟為智

煩理為悟煩事為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冥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無生法忍本有今有不修修道生禪不修不生即是如來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真正不造諸業隨分過生一衣一鉢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三諸人珍重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上堂曰祖師只教保護着貪瞋起未切須防禦莫教掉直庚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負自着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為汝說遮个語顯無語成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在其中元來不深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師曰煩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看者更有一般底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策字汝只為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

半句一經一論便說恁麼善提涅槃世攝不攝善惡是解即是生死若不
不被此得失繫縛便无生死汝見律師說什麼尼薩耆實吉羅最
是生死本雖然恁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佛下至螻蟻尽有
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從外求何處有閑漢掘地獄待你
欲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識餓鬼道即今多慮少實
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識仁義不辨親疎者是豈須
披毛戴角斬割倒懸故識人天即今洗淨威儀持執契鉢者是
係任无墮諸趣第一不得棄遮个不是易得須向高山頂上
漆与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相應如今出頭未足是多受
人覓箇癡鈍人不可得莫只託策于中言語以為自己見知見他
不解者便生輕謗此輩尽是闡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恁
恁麼道猶是三界邊支莫在衲衣下空遭到遮裏更微細在
莫持等閑須知珍重

幸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上堂曰諸人幸自好个无事人若死造作要擔
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念佛道我參禪学道解會佛法如此轉无
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宝
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做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宝隨身受
用可謂快活无一法可取无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
相徧十方无无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宝但自于細觀察自心一體
三空常有現前无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
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
聲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無解自然无妄又生
去莫多珍重此日大衆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貪
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
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法淵問曰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
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願師垂示師曰心是佛不用持佛求佛心是法

不用持法求法佛法无二和合為僧即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衆生是
三无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為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為佛滅度前
如真時無喜之時无真唯是一心實无二體本智法爾无漏現前如
蜕化為龍不改其鱗衆生起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
成有證有修即同增上慢者真空无滯應用无窮无始无終
利根頓悟用无等之即是阿耨菩提心无形相即是微妙色身
无相即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即是虚空无边身萬行在巖即
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无尽名无
盡藏能生萬法若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萬法如名如來
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无有一法不皈
如也時有人問云弟子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願和尚慈
悲指示師曰夫律師者答毗尼之法藏傳壽命之遺風泪持犯而
違開遮束威儀而行軌範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

白眉焉敢造次夫法師者踞獅子之座瀉懸河之辯對稠人廣衆答
鑿玄開閉敏若沙門等三輪空施若非龍象蹴蹋安敢當斯夫禪
師者撮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咸均事理頓見
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遮裏物須茫然
隨機投法三字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
乘法无二亦无三降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至於衆生曰和尚
深達佛旨得无礙辨文問傷道釋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
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惣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教
之同異講唯識道克度空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无心可用
无道可修曰既无心可用无道可修云何每日聚衆勸人学禪修
道師曰老僧尚无卓錫之地什麼處聚衆來老僧无舌何曾勸人
来曰禪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无舌勸人正与解妄語曰曰某甲
却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亦不會講華嚴志產生問禪

師何故不許青之翠竹及是法身樹影之黃華無非般若師曰法身
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无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
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指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
月黃華若是般若之即同无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應
用塵主會麼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
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
黃華說法身滿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爭論志禮謝而去
人問將心修行幾時得解脫師曰將心修行譬如滑泥洗垢般若玄
妙本自无生大用現前不論時節曰凡夫亦得如此否師曰見性者即
非凡夫頓悟上乘超凡越聖迷人論凡論聖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
人說事說理悟人大用无方迷人求得未證悟人无得无求迷人期遠
却悟人頓見維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
家彼師所隨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若福田供養汝者隨三惡

道誘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減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
禪師明為解說師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為六師心外求佛名為外道
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誘於佛者是不著佛
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減度
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有行者問有人
問佛答佛問法答法喚作一字法門不知是否師曰如鸚鵡字人語
話自語不得為无智慧心故譬如將水洗水將火燒火都无義趣人問
言之與語為同為異師曰夫一字曰言或句名語且如靈辨消之譬言大川
之流水峻機疊之如圈器之傾珠所以郭象號懸河春鸚鵡稱義海
此是語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內著玄微外現妙相萬機撓而不乱清濁渾
而常分紆王到此指慙大丈夫之輝文殊到此尚歎淨名之說如今常人云
何能解源律師問禪師常諱即心是佛无有是处且地菩薩分身
百佛世界二地增二十倍禪師說現神通者師曰閻梨自己是凡

是聖曰是凡師曰既是凡僧能問如是境界經云仁者心有高下不
依佛慧此之是也又問禪師每云若悟道現前身便解脫无有是處
師曰有人一生作善忽然偷物入手即身是賊否曰是也師曰如今
了了見性云何不得解脫曰如今必不可須經三大阿僧祇劫始得師
曰阿僧祇劫還有數不否源杭聲曰持賊比解脫道理得通否師曰聞
梨自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自眼不開腹一切人見物源作色而去云雖无
障无道師曰即行去者是汝道講上觀慧上座主問禪師辨得魔
否師曰定心是天魔不慧心是陰魔或定不定是煩惱魔我正法中
无如是事曰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至現在
心无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不解止觀師曰座主解否曰
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上說觀破觀住上没生死住觀心神亂豈
爲當持心止心爲復起心觀之若有心觀是常見法若无心觀是
斷見法亦有亦无成二見法請座主子知說者曰若如是問俱

說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人問般若大否師曰幾許大師曰无边
際曰般若小否師曰小曰幾許小師曰者不見曰何處是師曰何
處不是維摩座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足完
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慧若及第三卷更說何事座主良久曰
請禪師爲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衆呵十大弟子
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无言文殊以无言顯於无
言維摩不以言不以无言故默然收前言語故第三卷從默然起
說又顯神通作用座主會麼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
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令見本性
教捨偽行人真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
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迹用從迹用故本體之用不二
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
假號更說什麼究竟占不究竟无前无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

示眾生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僧問萬法及
空識性亦爾譬如水泡一散更無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无
何處更有識性師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即无水身因性起身死豈言
性滅曰既言有性將出來者師曰汝信有明朝否曰信師曰試將明
朝來者曰明朝實是有如今不可得師曰明朝不可得不是无明朝
汝自不見性不可是无性今見着衣喫飯行住坐卧對面不識可謂
愚迷汝欲見明朝與今日不異持性覓性萬劫終不見亦如盲人
不見曰不是無日講青龍疏座主問誰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禪師
如何體會師曰為般若體畢竟清淨无有一物可得是名无法
即於般若空寂體中具河沙之用即无妄不知是名說法故云无
法可說是名說法講華嚴座主問禪師信无情是佛否師曰不
信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駟死拘亦應勝於活人經
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從戒定慧生從三明六通生從一切善法生

若說無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應作佛去有法師問持般若經
最多功德師還信誓師曰不信曰若爾靈驗傳十餘卷皆不堪信否
也師曰生人持孝自有感應非是自肯能有感應經是文字總星
性空何處有靈驗之者在持經人用心所以神通感物試持卷
經安著案上无人受持自能有靈驗否僧問未審一切名相及法相
語之与默如何通會師曰得无前後師曰一念起時本末无相无若何
得說有前後不了名相本淨妄計有前後夫名相開鑿非智鑰
不能開中道者病在中道迷者病在二边不知現用是无等之法身
迷悟得失常人之法自迷生滅埋没正智或折煩惱或求菩提背
却般若波羅密人問律師何故不信禪師曰理幽難顯名相易持
不見性者所以不信若見性者獲之為佛識佛之人方能信人佛不
遠人遠佛之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覺迷人修因待果
悟人了心无相迷人執物守我為已悟人般若應用見前愚人執空

執有生滯智人見性了相雲通乾慧辨者曰我大智體之心泰言
薩彌物斯照聲聞怕境昧心悟者曰用无生達人見前隔佛人問
如何得神通去師曰神性靈通徧周沙界山河石壁去来无礙
刹那萬里往返无縱火不能燒水不能溺愚人自无心智欲得笑
飛空經云取相凡夫随直爲說心无形相即是微妙色身无相即是
實相之體空矣作虚空无边身萬行在巖故云功德法身也人問
此法身是萬行之本隨用立名實而言之只是清淨法身也人問
心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師曰不見性人未得消滅若見性人如日
照霜雪又見性人猶如積草等須臾只用一星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
火曰云何得知業障尽師曰見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見前佛後
佛萬法同時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有行者問云何
得住正法師曰求住正法者是邪何以故法無邪正故曰云何得作佛
去師曰不用捨衆生心但莫汚染自性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

別曰若如是解者得解脫否師曰本自无縛不用求解法過語言文
字不用教句中求法非過現在未未不可以因果中契法過一切奇比對
法身无象應物現形非離世間而求解脫僧問何者是般若師曰汝
疑不是者試說者又問云何得見性師曰見即是性无性不能見又問
如何是修行師曰但莫汚染自性即是修行莫自欺誑即是修行
大用現前即是无等之法身又問性中有惡否師曰此中善亦不立
曰善惡俱不立持心何处用師曰持心用心是大顛倒曰作麼生即是師
曰无作麼生亦無可是人問有人乘船之危刺殺螺蛸爲是人受罪爲
復形當辜師曰人船兩无心罪正在汝譬如狂風折樹損命无作者
无受者世界之中无非衆生受苦处僧問未審託情勢指境勢語
默勢乃至揚眉動目等勢如何得通會於一念問師曰无有性外委
用妙者動寂俱妙心真者語默惣真會道者行住坐卧是道爲迷
自在萬歲茲生又問如何是法有宗旨師曰隨其所生即是衆義

文殊於无住本云一切法曰莫同大處否師曰汝怕同大處否曰怕師曰解
怕者不同大處又問言方不及處如何得解師曰汝今正說時疑何處
不及有宿德十餘人同問經云破滅佛法未審佛法可破滅否師
曰凡夫外道謂佛法可破滅二乘人謂不可破滅我正法中无此二
見若論正法非但凡夫外道未至佛地者二乘亦是惡人又問真法
幻法空法非空法各有種性否師曰夫法雖无種性應物俱現心幻
也一切俱幻若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即有定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
不空之義不立迷時人逐法悟時法由人如森羅萬象至空而極
百川衆流至海而極一切賢聖至佛而極十二分經五部毗尼五圍陀論
至心而極心是惣持之妙本萬法之洪源亦名大智慧藏无住涅槃
百千萬名及心之異號耳又問如何是幻師曰幻无定相如旋火輪
如乳闍婆城如機關木人如陽談如空華俱无實法又問何名
大幻師曰心名大幻師身為大幻城名相為大幻衣食河沙世界

无有幻外事凡夫不識幻處處迷幻業聲聞怕幻境昧心而入寂
菩薩識幻法達體幻不拘一切名相佛是大幻師轉大幻法輪成大
幻涅槃轉幻生滅得不生不滅轉河沙穢土成清淨法界僧問何故
不許誦經喚作妄語師曰如鸚鵡只學人言不得人意經傳佛意不
得佛意而但誦是學語人所以不許曰不可離文字言語別有意
邪師曰汝如是說亦是學語曰同是語言何徧不許師曰汝今諦聽
經有明文我所說者義語非文衆生說者文語非義得意者越於
泐言悟理者超於文字法過語言文字何向數句中求是以發菩提
意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遺教亦猶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也有法
師問念佛是有相大乘禪師意如何師曰无相猶非大乘何況有相
經云取相凡夫隨直為說又問願生淨土未審實有淨土否師曰經
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若心清淨所在之處皆
為淨土譬如生國王象決定紹王業發心向佛道是生淨佛國

其心若不淨在前生處皆是穢土淨穢在心不在國土又問每聞說
道未審何人能見師曰有慧眼者能見曰其樂大乘如何學得
師曰悟即得不悟不得曰如何得悟去師曰但諦觀曰似何物師曰
无物似曰應是畢竟空師曰空无畢竟曰應是有師曰有而无相
曰不悟如何師曰大德自不悟亦无人相障人問佛法在於三際否師
曰見在无相不在其外應用无窮不在於內中間无住處三際不可
得曰此言大混師曰汝正說混之一字時在內外否曰弟子究檢內
外无縱迹師曰若无縱迹明知上未語不混曰如何得作佛師曰是
心是佛是心作佛曰衆生入地獄佛性入否師曰如今正作惡時更
有善否曰无師曰衆生入地獄佛性亦如是曰一切衆生皆有佛
性如何師曰作佛用是佛性作賊用是賊性作衆生用是衆
生性无有形相隨用之名經云一切賢聖皆爲无爲法而有差別
僧問何者是佛師曰離心之外即无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師曰心

是法身謂能生萬法故號法身之身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衆
生心即依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又問何名有大經卷內在一微塵
師曰智慧是經卷經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內在一微塵
中一塵者是一念心塵也故云一念塵中演出河沙偈時人自不識又問
何名大義城何名大義王師曰身為大義城心爲大義王經云多
聞者善於義不善於言說之生滅義不生滅義无形相在言說
之外心爲大經卷心爲大義王若不了之識心者不名善義只是
學語人也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无餘涅槃條又云實无
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說皆云實度
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帝疑未決請師爲說師曰九類衆生身具
足隨造隨成是故无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
爲濕生歛起煩惱爲化生悟即是佛迷執衆生菩薩只以念之心
爲衆生若了念之心體空名爲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

於本形未形既重即知實元衆生得減度者僧問言語是心否
師曰言語是緣不是心曰離緣何者是心師曰離言語无心曰離
言語既无心若爲是心師曰心无形相非離言語非不離言語心
常惺然應用自在袒師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之法僧問如何是
定慧等學師曰定是體慧是用從定起慧從慧故定如水与
波一體更无前後若定慧等學夫出家見莫尋言逐語行住生
卧並是汝性用什麼處与道不相應且自一時休歇去若不随外
境風心性水常自湛然无事珍重甚

汾州大達无業國師上堂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
非止三云何袒師東化別唱云宗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尊
說法有所未及只如上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
融教及益是神異問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庸昧願師指示
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无一法与人但随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

持靈果換苦葫蘆淘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一百汝
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三嚴爲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
道及袒師未意論什麼生肇融教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何沙教
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及須沈隱如
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之他自謂上流並他先德但
言觸目无非佛妄學是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个五戒十善凡
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爲世珍奇遇斯等
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爲大乘學語之流爭鋒鬪舌古之
間鼓論不形之妄並他先德誠實若我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
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微而不赴况我禪宗逢際
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
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宝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
岩叢君王命而不来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

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不
如一個博地凡夫實元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云見佛性
如隔羅縠只為情存聖量見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
跡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細蓋為識學詮文
水乳難辨不明自理念靜求真差字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
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哉故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
則入理之門便謂求其世利巡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尺
理地不明空到老死无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乾慧
未免若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思
宿淨聞之即解如彼生么何足為羨与道全遠共兄弟論實不
論塵只遮口食身衣尽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
突膿血一般總須償他始得阿那个有道果自然拓得他信施未
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謬如水梭上行似劍刃上走隨終之

時一豪凡聖情量不及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駢
腦馬腹裏託質泥劫鑊湯裏煮煉一徧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
智慧都虛一時失却依前再為螻蟻從頭又作蚊蚋雖是善因而
遭惡果且圖什麼兄弟只為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着
无成辨之期袒卸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唯傳心印指示迷情得
之者即不揀凡之与聖愚之与智且多處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令
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
不拘巍之堂之三男拙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因
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
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个悟都不希求一食之直汝
等諸人儻不如是袒卸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
人中撈獲一箇半个堪為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
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

障本未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池州南泉普願和尚上堂曰諸子老僧八上解作活計有解作活計者出未共你商量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顧視大眾合掌曰珍重无事各自修行大眾不去師曰如聖果大可笑勿量大人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渠之且不是我渠爭奈我何他經論家說法身為捏則喚作理盡三昧義及三昧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恁麼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不見个癡鈍人不可得不道全无於中還少若有出未共你商量如空劫時有修行人否有无作麼不道向你尋常巧屑薄舌及乎問着總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時事兄弟今時人擔佛看肩上行聞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无你推处你若束得虚空作捧打得老僧着一任推時有僧問從上祖師至江西大師皆云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学人恁

生疑或請和尚慈悲指示師乃抗聲答曰你若佛休更涉疑却問老僧何處有恁麼傍家疑佛未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見祖師你恁麼道向覓祖師去曰和尚恁麼道教学人如何扶持得師曰你急手托虚空看曰虚空无動相云何托師曰你言无動相早是動也虚空何解道我无動相此皆是你情見曰虚空无動相尚是情見前遣某甲托何物師曰你既知不應言托擬何處扶持他曰即心是佛既不得是心作佛否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情計前有所斯皆想成佛是智人心是未集主皆對物時他便妙用大德莫認心認佛設認得是境被他喚作所知愚故江西大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汝後人恁麼行履今時学人披个衣服傍家疑恁麼閑事還得否曰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尚云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審若何師曰你不認心是佛智不是道老僧勿得得心未復何處着曰物既不得何異大虛師曰既不是物比

什麼大處又教誰異不異曰不可元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你
若認遮个還成心佛去也曰請和尚說師曰老僧自不知曰何故
不知師曰教我作麼生說曰可不許學人會道師曰會什麼道
又作麼生會曰某甲不知師曰不知却好若取老僧語喚作依通
人設見弥勒出世還被他燒却頭毛曰使後人如何師曰你且自者
莫憂他後人曰前不許某甲會道今後令某甲自者未審如何
師曰真會妙會許你作麼生會曰如何是妙會師曰還欲學老
僧語縱說是老僧說大德如何曰某甲若自會即不須和尚乞慈悲
指示師曰不可指東指西賺人休當多和之時作麼末問老僧今
時巧點始道我不會圖什麼你若此生出頭來道我出家作禪師如
未出家時曾作什麼來且說者共你商量曰怎麼時某甲不知師曰
既不知即今認得可之是邪曰認得既不是不認是是否師曰認不
認是什麼語話曰到遮裏某甲轉不會也師曰你若不會我更不

會曰某甲是學人即不會和尚是善知識合會師曰遮漢向你道
不會誰論善知識莫巧點着他江西老宿在日有一學士問如水无筋
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遮裏无水亦无舟論什麼筋骨
无弟他學士便休去可不省力悔以數之向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刑
用知作麼曰如何修行師曰不可思量得向人道怎麼修怎麼行
大難曰還許學人修行否師曰老僧不可障得你曰某甲如何修行師
曰要行即行不可專尋他背曰若不因善知識指示无以得會如和
高忘言修行須解始得若不解即落他因果無自由分未審如
何修行即免落他因果師曰更不要商量若論修行何處不去
得曰如何去得師曰你不可逐背尋得曰和尚未說教某甲作
麼生尋師曰縱說何處覓去且如你從且至夜忽東行西行你尚
不商量道去得不得別人不可知得你曰當東行西行恁不思量
是否師曰怎麼時誰道是不是曰和尚每言我於一切處而无前行

他拘我不得莫作徧行三昧普現色身莫是此理否師曰若論修行何處不去不說拘与不拘亦不說三昧曰何異有法得菩提道師曰不論異不異曰和尚所說修行迥然與大乘別未審如何師曰不管他別不別兼不曾學未若論者教自有經論座主他教家實大可畏你且不如聽去好曰究竟令字人作麼生會師曰如汝問元只在因緣邊者你且不奈何緣是認得六門頭事你但會佛那邊却來我与你商量兄弟莫恁麼尋逐不住恁麼不取古人語行菩薩行唯人行天魔波旬領諸眷屬常隨菩薩後覓心行起處便擬撲倒如是註元量劫覓一念異處不得方与眷屬禮拜讚歎供養指是進修位中下之人便不奈何況純功用處如文殊普賢更不話他兄弟作麼生道行是无覓一日行在人不可得今時傍家從年至歲只是覓究竟作麼生空弄唇舌生解曰當恁麼時元佛名元衆生名使某甲作麼圖度師曰你言无佛名

无衆生名早是圖度了也亦是記他言語曰若如是恁屬佛出世時事了不可不言師曰你作麼生言曰設使言亦不及師曰若道言不及是及語你恁恁麼尋逐誰与你爲境曰既無爲境者誰是那邊人師曰你若不引教未即何處論佛既不論佛老僧与誰論遮邊那邊曰果雖不住道而道能爲因如何師曰是他古人如今不可不奉戒我不是渠不是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履却快活你若一念異即難爲修行曰云何一念異難爲修行師曰才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不是情見隨他因果更有什麼自由分曰每聞和尚說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未審如何師曰緣生故非日報化既非真佛法身是真佛否師曰早是應身也曰若恁麼即法身亦非真佛師曰法身是真非真老僧无舌不解道你教我道即得曰離三身外何法是真佛師曰恁漢共八十九老人相罵向你道了也更問什麼離不離擬把楔釘他虚空曰伏承華嚴經

是法身佛說如何師曰你通來道什麼語其僧重問師顧視歎曰若是法身說你向什麼處聽曰某甲不會師曰大難之々好去珍重

趙州從諗和尚上堂云金佛不度野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生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凡是貼體衣服亦若煩惱不問即元煩惱且實際理什麼處著得一心不生萬法无咎汝但究理坐者三十年若不會道截取无僧頭去夢幻空華何勞把拄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什麼如羊相似乱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着者便教令却口老僧亦教令却口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喫物佛法在什麼處遮裏一千人尽是覓作佛漢子於中覓一个道人无若与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間時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從一見老僧後更不是别人只是一个主人公遮箇更用向外覓物作什麼正恁

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去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僧曰此指是壞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界云是于雨个是壞不壞且作个生會說者

鎮州臨濟義玄和尚示眾曰今時学人且要明取自己真正見解若得自己見解即不被生死染去任自由不要求他殊勝之々自備如今道流且要不滯於惑要用便用如今不得病在何處病在不自信必自信不及即便忙之徇一切境脫大德若能歇得念之馳求心便与祖佛不別汝欲識祖佛麼昂汝目前聽法底是学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得者只是文字学与他祖師大遠在莫錯大德此時不遇萬劫千生輪迴三界徇好惡境向野牛肚裏去也如今諸人与古聖何別汝且欠少什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此見是一生无妄人一念淨光是汝屋裏法身佛一念无分別光是汝報身佛一念无差別光是汝化身佛此三身即是今日目前

聽法成人爲不向外求有此三種功用據教三種名爲揆則約山僧道三種是名言故云身依義三土據體而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且要識取弄光影人是諸佛本源是一切道流做舍處大德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之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所以山僧向汝道五蘊身中自有无位真人堂之頭露元絲髮許間隔何不識取心法无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執提在足連奔心若不在隨處解脫山僧見處坐新報代佛頂十地蒲心指雲作兜等妙二覺如擔柁帶鎖羅漢辟支猶如米裏土苦提涅槃繫馬撮何以如斯蓋爲不達三祇劫空有此障隔若是真道流及不如此如今略爲諸人大約話破自有遠近時光可惜各自努力珍重

去沙京一師備大師上堂曰太虛日輪是一切人或三太虛見在諸人作麼生滿目覩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不省得便是瞌睡漢若明

徹得坐却凡聖坐却三界夢幻身心无一物如針鋒許爲緣爲對直饒諸佛出來作无限神通變現設如許多教網未曾指着一分家唯助初学誠信之門運會麼水鳥樹林却能提網他甚端的自是少人聽非是小事天魔外道是孤思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誑如今沙門不薦此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沈幾時休息去自家幸有此廣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中裏作主宰還夢見麼如許多田地教誰作主宰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及三豎是小事若要徹即今遮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一法如豪髮許還會麼時有僧問從上宗旨如何師默然僧再問師乃叱之僧問從何方便門令字人得入師曰入是方便僧問初人未師如何指示師曰什麼處得初心未僧問學人初入叢林乞師提接師以拄指之僧曰字人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折屈於人如今若的自肯當人身上不論初学入叢林可謂共諸人又或忘

過去諸佛元前乞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者志古佛齊有奈何汝元始積劫動諸妄情結成煩惱如重病人心狂熱悶顛倒亂見都元實事如今所觀一切境界皆亦如是對汝諸根及成顛倒古人以元窮妙藥醫瘵對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持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喪考妣如今兄弟見似等閑何處別有人為汝了得可惜時元虛度何妨密之地自究子細觀尋至元着力處自息諸緣去縱未發萌種子猶在若總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飯氣力持此造次排遣生死賺汝一生有何所益應須如實知取好无事珍重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上堂大眾三久師曰諸上座不用低頭思量之不及便道不要揀擇委得下口處麼汝向什麼處下口試道者還有一法近得汝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汝異得汝麼既然如是為什麼却特地艱難去蓋為不丈夫男子僕之僕之元些子威

光感之地遮護箇意根恐怕人問着我常道汝若有達悟處但去却人我披露持来志汝驗過直下作麼不肯莫把牛迹裏水以為大海佛法徧周沙界莫錯向內團心上要三知見汝為疆界此見聞覺知識想情緣然非不是若向遮裏點頭道我真實即不得只如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是何境界還識得麼莫是汝見我之見汝便是麼莫錯會若是遮个我之隨生滅身有即有身无即无所以若佛為汝今日人說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无故異法滅及若莫將為等閑生死事大此一團子消殺不到在處中張不十聲色若不破受想行識亦然得得汝肯出在莫道五陰本未空也不由汝口便解聖去所以道須得親徹須真實也非是今日老師始能恁麼道他古聖告報汝莫作金剛秘密不思議光明藏覆蔭乾坤生凡育聖自古至今誰人每分既若如此更藉何人所以諸佛慈悲見汝不奈何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我今方便也還會麼若不會莫向意根下捏

怪僧問從上宗門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即不元汝莫什麼作宗門
曰恁麼即學人虛死此問師曰汝有什麼罪過問佛法還受雕琢也
元師曰作麼不受曰如何雕琢師曰佛法問諸行元常是生滅法如
何是不生不滅法師曰用不生不滅作麼問才擬是過不擬時如何
師曰擬有什麼過曰恁麼即便自无瘡也師曰合取口問諸境中以
何為主師曰那個是諸境曰莫是疑處是麼師曰把持疑處未問
正恁麼時是什麼師曰不恁麼時是什麼曰學人道不得師曰
塞口裏是什麼却師曰諸人朝脯恁麼上未下去也只是被些子聲色
惑亂身心不安若是聲色名字不是佛法又疑伊什麼若是佛法不是
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擬把身心湊泊伊若是聲色名字物惣是聲色
名字若是佛法惣是佛法會麼異聲无聲異色无色離字无名離
名无字試把舌頭點者有多少聲色名字自何而能以何為名三界如
是嶮嶮尚覓出頭不得因什麼却特地難為去只為諸人自生

顛倒以常為斷悟假迷負妄外馳求強捏異見終日共人商量便
有佛法不与人商量便是世間閑人話到這裏才拳著佛法便道擬
心即差動念即乖尋常諸處无無口似紡車惣便不差去佛法事不
是隔日瘡皆由汝狂識凡情作差与不差解忽然見我拈箇拖子拖
背便作意度顧覽不然見我把个帚子掃東掃西便各照管是汝
尋常打柴何不顧覽招呼便悟去上座佛法莫向意根下皮袋裏
作則度汝成自賺我不敢細絆初心籠罩後學各自究去无
事珍重

大法眼文益禪師上堂曰諸上座時寒何用上未且道上未好不上未
好或有上座道不來却好什麼處不是更用上未作什麼更有上座道是伊
也不得向又須到和尙處始得諸上座且道遮兩箇人於佛法中還有進
趣也未上座實是不得並無少許進趣古人喚作无孔鐵搥生音生
聲无異若更有上座出來道彼三人惣不得為什麼如此為伊執着所

以不得諸上座想似恁麼行脚想似恁麼商量且圖什麼爲復只要
弄屑嘴爲復別有所圖恐伊執着且執什麼爲復執着理執着事着
執着色執着空若是理且作麼生執若是妄且作麼生執着色着
空亦然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坐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識時常垂
手諸上座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座時常
接手處還有會處會取好若未會得更道摠是都未圖取諸上座
傍家行脚也須審諦着此精彩莫只藉少智慧過却時光山僧在衆
見此多矣更有一般上座自己東西猶未知向遮邊那邊東聽西聽說
得少許以爲會襟仍爲他人注解將已自己眼目上座摠似遮个行
脚自賺亦乃賺他奉勸諸上座且明取道眼好些于粥飯智慧不足
可特若是世間造作種之非邊之事入地獄猶有劫數且有出期若是
錯与他人開眼目陷在地獄莫之長夜无有出期莫將爲等閑奉勸
且依古聖慈悲門好他古聖所見諸境唯見自心祖師道不是風

動惛動仁者心動但且恁麼會好別无親於親也師良久又云諸
上座敗也得利也得時僧問学人不爲別事請師直道師曰汝是不
爲別事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底心師曰那个是生滅底心僧曰爭奈学
人不見師曰汝不見不生不滅底也不是阿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便
會取問古人才見人恁麼來便叫失也古人意如何師曰汝不信但問
別人問維摩与文殊對談何事師曰汝不妨聰明問法同法性人諸
法故古意如何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解修行底人師曰汝是行
麼人曰恁麼即不落因果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識本還源時如何師
曰謾語問明暗不分時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對境數起底心
師曰恰道着問如何是学人本分事師曰謝指示問决擇之次如履
輕冰如何决擇師曰待汝疑即道曰学人即今疑師曰麻阿誰問從
上宗乘如何履踐師曰雷聲甚大雨點全无問如何是未後句師
曰苦問如何是玄言妙旨師曰用玄言妙旨作什麼問如何是直道

師曰恐難副此問。承教有言佛具法身指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得恁麼。師曰如何得恁麼。問教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學人如何解。師曰汝甚解。師又曰此問既是不會。古人語也因什麼却向伊道汝甚解。何處是伊解處。莫是於伊分中便點與伊麼。莫是爲伊不會問却反射伊麼。且素非此理。慎莫錯會。除此兩會別又如何商量。諸上座若會得此語也。即會得諸聖把持門。且作麼生會。若也會得一音演說不會隨類各解。恁麼道莫是有過無過說麼。莫錯會。好既不恁麼。會作麼生說。一音演說隨類得解。有箇去處。始得每日空上未下去。又不當得人事。且究道眼始得他古人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恁麼會取。僧問遠上座。尋聲請師一接。師曰汝尋底是什麼聲。是僧聲。是俗聲。是凡聲。是聖聲。還有會處麼。若也實不會。上座曰。是聲。是色。是色聲。色不奈何。莫持爲尋閑上座。若會得即是真。

實若不會。即是幻化。若也會得。即是幻化。若也不會。即是真。實他古人亦向上座道。唯我能知。除此外別无作計。校處上座。成不成。從何而出。是不是。從何而出。理无事。却顯事无理。而不消事理不二。不事不理。不事恁麼。淫解。與上座若更不會。不如且依古語。好他古人見上坐。百般不得。所以垂慈。向汝道。持佛。何不自聞。无事珍重。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讚頌偈詩

誌公和尚大乘讚十首

誌公和尚十四科頌

香巖叢燈大師頌十九首

潭州龍牙和尚頌十八首

招慶真覺大師頌二首

南嶽般舟道場勁和尚覺地頌一首

大法眼禪師頌十四首

同安寮禪師玄談十首

僧潤詩三首

梁寶誌和尚大乘讚十首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親若欲悟道真體莫除聲色言語

誌公和尚十二時頌十首

飯宗至真禪師頌一首

筠州洞山和尚頌一首

玄沙宗一大師頌三首

潭州羅漢和尚明道頌一首

鄂州臨谿和尚入道成深頌五首

唐白居易八漸偈八首

雲頂山僧德敷詩二十首

言語即是大道不假斷除煩惱之本末空寂妄情適相纏繞
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有心取相爲實定知見性不了若
欲作業求佛業是生死大非生死業常隨身黑闇獄中未曉悟理
本末元異覺後誰曉誰早法界量同太虛衆生智心自小但能不
起吾我涅槃法食常飽

妄身臨鏡照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身不知身本同虛身
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一元若欲存一捨一永與真理相踈更若愛
聖憎凡生死海裏沈浮煩惱因心有心煩惱何居不勞分別
取相自然得道須臾夢時夢中造作覺時覺境都無罷思覺
時與夢無倒二見不殊改迷取覺求利何異敗賣高徒動靜
兩亡常寂自然契合真如若言衆生異佛迨之與佛常踈佛
與衆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

法性本末常寂蕩之無有辺畔安心取捨之間被他二境迴換歛
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觀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彼岸諸
法本空元著境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得汗元智人
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

報休衆生直道非有即是非元非有非元不二何須對有論慮有
無妄心立號一破一个不居兩石由爾情作无情即本真如若欲存情
覓佛將細山上羅魚徒費工夫无益幾許枉用工夫不解即心即佛
真似騎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遮个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
除身无佛無因无佛無因可得自然无法无人

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爲凡愚得理返觀於行始知枉用工夫未悟
困通大理要須言行相扶不得執他知解迴光返本全无有誰解
會此說教君向已推求自見昔時罪過除却五欲瘡疔解脫道
途自在隨方賤賣風流誰是參心買者亦得似我无憂

內見外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便即歇若求樂生

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安着只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薄輪迴
六道不停結業不能除却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橫生經略身本虛
无不實返本是誰斟酌有元我自能為不勞安心小度衆生身
同太虛煩惱何處安着但元一切希求煩惱自然消落
可笑衆生蠢蠢各執一般異見但欲傍教全求餅不餅返本觀麵
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變所須任意縱橫不做偏耽愛戀无
着即是解脫有求不遭羅罣惹心一切平等真即菩提自現若懷彼
我二心對面不見佛面

世間幾許癡人持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紜自救已身不了
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徒勞一生空過永劫沈淪生夫濁愛
纏心不捨清淨智心自惱真如法界叢林返生荆棘荒草但執黃
葉為金不悟棄金求寶所以失念狂走強力聚持相好口內誦經
誦論心裏尋常枯槁一朝覺本心靈具足真如不少

聲聞心之劫惑能斷之心是賊之遮相除遣何時了本語默口內
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識不辭佛法因通徒勞尋行數墨頭陀
苦阿練若行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即是隔聖火道何由可得譬如夢
裏度河船師度過河北忽覺牀上安眠失却度船軌則船師及彼
度人兩本不相識衆生迷到羈絆往來三身疲極覺箇悟生
死如夢一切求心自息

悟解即是菩提了本无有階梯堪歎凡夫偃僕八十不能放蹄徒勞
一生虛過不覺日月遷移向上者他師口恰似失妳孩兒道俗崢嶸
集聚終日聽他死語不觀己身无常心行貪如狼虎堪嗟二乘披
劣要須摧伏六府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他飲咀更有邪行摺
狂修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真不假分別男女

寶誌和尚十二時頌

平且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若已經无量却不信常尊如意珍若

捉物入迷津但有纖豪即是塵不佳日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真
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元廷意便遭魔事撓若施
功終不了日夜被他人我拗不用安排只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卧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認聲
色覓疎親只是他家深汚人若擬持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

畧中已未了之人教不至假饒通達祖師言莫向心頭安了義只守玄
沒文字認着依前還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尖身中無價寶陽焰空華不肯拋作意修行轉辛苦不曾
迷莫求悟任你朝陽鏡迴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跌赤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沒親疎莫道工夫求的意任縱橫
絕思諱長在人間不居世連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

晡時申字道先須不歇貪有相本未推積聚元形何用要安真作
淨潔却勞神莫認思癡作近鄰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

貝面虛幻聲言終不久禪悅珍羞尚不食誰能更飲無明酒沒可拋無

物守蕩之道送不曾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边走

黃昏戎狂子興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擬圖
量却啾啾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人之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豪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
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靈闕廓然無事傾清閑他家自有通人變

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死之何曾屬有無用時使用沒文字祖師言
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魔未仕相說

雞鳴丑一顆園珠明已久內外推尋覓想無境上施為渾火有不見頭
又无于世界壞時渠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遮如今誰動口

誌玄和高十四科頌

善提煩惱不二

衆生不解修道便欲漸除煩惱之本未空寂將道更欲見道一

念之心即是何須別處尋討大道曉在目前迷倒愚人不了佛性
天真自然亦无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浮沈生老皆時迷日
祇為晚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无碍不為戒律所制持犯本自无生愚人被他禁繫智
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為滯大士肉眼因通二乘天眼有礙羽空中華
執有无不達色心无碍菩薩与俗同若清淨曾无染世遇人貪著
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性空无言說緣起略无人子天作百歲无
智小兒之有智百歲

佛與眾生不二

眾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寶身田自有明珠正
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知究竟攀
緣空寂惟求意想清虛无有一法可得備然自入无餘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備然法性本无十纏一切无非佛事何須攝念坐禪毒想
本末塵寂不用斷除攀緣智者无心可得自然无事无喧不識无
為大道何時得證幽玄佛与眾生一種眾生即是世尊凡夫妄生
分別无中執有迷奪了達貪嗔空寂何處不是真門

靜亂不二

聲聞默喧求靜猶如棄麪求餅之即從來是麪造作隨人百變煩
惱即是菩提无心即是無境生死不異涅槃貪嗔如焰如影智者无
心求佛愚人執邪執正徒勞空過一生不見如來妙頂了達熾慈性
空鏡湯鏝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備然无善无惡法身自在无方觸目无非正覺六
塵本來空寂凡夫妄生執著涅槃生死平等四海阿誰厚薄无

為大道自然不用將心畫度菩薩散誕靈龜所作常令妙覺聲
聞執法生禪如蠶吐絲自縛法性本未因明病愈何須執藥了知
諸法平等條然清慮快樂

色空不二

法性本无青黃衆生謬造文章吾我說他止觀自意擾之顛狂不
識因通妙理何時得會真常自疾不能治療却教他人藥方外
者持為是善心內猶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異天堂對境心
常不起拳足皆是道場佛与衆生不二衆生自作分張若欲除却
三毒過之不離災殃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

生死不二

世間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因通出入山河无間顛倒妄
想本空般若无迷無乱三得本自解脫何須攝念禪觀只為愚人
不了從他戒律决斷不識寂滅真如何時得登彼岸智者无惡

可斷運用随心合散法性本未空寂不為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惱
此是無明癡漢煩惱即菩提何用別求禪觀實際无佛无魔心
體无形无段

斷除不二

非有即是非無非有非无不二何須對有論虛有
丈夫運用堂之道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為害堅固猶若金剛不着
二边中道脩然非斷非常五欲貪嗔是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
生分別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无礙聲聞无不恟惶法性本无聰
翳衆生妄執青黃如來引接迷愚或說地獄天堂亦勸身中自
有何須別處思量棄却真如佛像此人即是顛狂聲聞身中不了
唯只逐逐言章本非真道轉加關爭劇強心裏蚯蚓蠅螞螻着便
即遭傷不能文中取義何時得會真常死人无間地獄神識枉受
災殃

真俗不二

法師說法挫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他轉更增他生老真妄
本來不二凡夫棄妄覓道四眾雲集聽講高座論義我浩南座
此座相爭四眾為言為好雖然口談甘露心裏尋常枯燥自己元无
一錢日夜教他珍寶恰似元智愚人棄却真金擔草心中三毒不捨
未審何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不能縛他外作威儀恬靜心內恰似洪波不
駕生死舩筏如何度得凌波河不解真宗正理邪見言辭繁多有
二比丘犯律便却往問優婆塞依律說罪轉增比丘網羅方丈堂
中居士維摩便即來呵優婆塞然无對淨名說法无過而彼戒性
如空不在內外逆逆勸除生滅不肯忽悟速同尺迹

境照不二

禪師體離无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相涅槃生死空名亦无
貪嗔可斷亦无佛道可成衆生為佛平等自然聖智惺惺不為六
塵所染句二独契无生正覺一念玄解三世坦然皆手非法非律
自制滿然真入圓成絕此四句百非如空无作无依

運用无礙

我今一滴之自在不與公王卿宰四時尚如金剛若樂心常不改法
寶寶於須弥智惠廣江海不為八風所牽亦无精進懈怠性
浮沉若顛散欲縱橫自在遮莫刀劍踪頭我自安然不來

迷悟不二

迷時以空為色悟時以色為空迷悟本无差别色空究竟還同
愚人笑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東欲見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談
本非真水渴鹿狂趁念之自身虛假不實真將空更發真空世人迷
倒至甚如大吠雷吼

歸宗至真禪師智常頌一首

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師子不與物依怙獨步四山頂
游三大路少吐飛禽墜頻呻衆邪怖找堅箭易及影沒午難續
施張若工伎裁剪如尺度巧鏤萬般名歸宗還似土語默言聲絕
旨妙情難措奈箇眼還翳耳還聾一鏤破三關分明箭
後話可憐大丈夫先天爲心祖

香巖龍峯大師智閑頌二十九首

校指

古人骨多異異賢子孫密安面真此一門成孝義人未達莫差也須
志固遠孤疑得安靜不傾危向即遠求即離取即急失即遲天計
校志覺知濁流識今古偽一刹那通變異差我山石火氣內裏發
焚巖崇元忘欄燒海底法細疎灵燄細六月臥衣被蓋不得元去
假偽達道人唱祖意我師宗古未講惟此人善安置足法財具慙
愧不虛施用妙諦有人問少呵氣更審未說來貴

最後語

有一語全規矩休思惟不自許送達達道人揚眉省未處踴不着
多疑慮却思者帶伴侶生參字交无成殷勤抱得旃檀樹

轉交與崔大夫

達人多顯隱不定露形儀語下不遺迹密潛護持動容揚言
話明妙乃方知應物但施設真道不思議

達道場與城隍行者

理奧施思量根尋徑落長因茲知隔闕无那被卦體人生須特
達超生覺馨香清淨如來子安然坐道場

與薛判官

一滴之水一焰之火飲水人醉向火人老不飲不向无復安卧拘折弓
箭開倒射塚若人要知先去鈎錐人須問我的是阿誰快道
與臨瀾縣行者

丈丈咄哉久被塵埋我因今日得入山來揚眉示我因茲眼開老便
手風書處龍鍾語下有意的出樊籠

頌旨

思遠神儀奧精虛履踐通見聞離影像密除語前幾得意
塵中妙板棧露道容藏明照覺肯可達真宗

三句後意

書出語多慮之中帶有無却向書前會放却意中珠

答鄭郎中問

語中埋迹聲前露容即時妙會古人同風響應機直與自他宗
呵起駢鱗奮迅成龍

語裏埋筋骨音聲深道容即時才妙會拍手趁乖龍

譚道

的之西兼帶獨運何依賴幾逢達道人莫拈語默對

與學人玄機

妙旨迅速言說未遲才隨語會迷却神機揚眉當問對面照性
是何境界同道方知

明道

思之似有路明之不知處借問示宗賓徐之暗迴顧

與鄧州行者

林下竟身愚緣不帶心珠開口無言說筆頭无可書人問香巖
旨莫道在山居

三排後

三門前合掌兩廊下行道中連上作舞後門外搖頭

玄旨

三去元標的未之只麼來有人相借問不語笑哈哈

上袂

鳴哉莫錯傾爾無竟空處發言龍驚一着小語呼召妙絕名貌魏
之道流元可披剥

破法身見

向上无父孃向下无男女獨自一個身切須了却去聞我有此言人
之競來取對他一句子不話無言語

獨脚

子呼母咏竟無般母子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玄獨脚

洞山和尚良竹頌一首

無心合道

道無心合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

菴牙和尚居道頌一十八首

菴牙山裏菴形非在問色世上及無菴人巧之描不得惟有識菴人
一見便心息

唯念門前樹能容鳥泊飛來者无心嘆騰身不慕故若人心似樹
与道不相違

一得无心便道情六問休歇不勞形有緣不是余朋友无用双眉脚
弟兄悟了還同未悟人无心勝負自安神從前古德林負道向此
門中有成人 学道先須有悟由遠如普關快龍舟雖然旧閣
於空地一度羸來方始休 心空不及道空安道與心空林一般
參玄不是道空王乍相逢不易者 自小從師学祖宗開華指似
纏人縛僅真不假居雲外得後知元色自空 学道无端学畫
龍元來未得筆頭蹤一朝體得真龍後方覺從前枉用工
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久却成魔君今欲得自成佛无念之人
不較名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无迷時恰是夢中友
悟後還同睡起更 学道家師指却開无中有落隱人間饒君
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菩薩声聞未益空人天未往訪真宗

爭如佛是靈疑工禱坐无心只麼通 此生不息之何時息在今生共要
知心息只緣无妄想除心息是休時 迷人未了勸盲聾土上加泥更
一重悟人有意同迷意只在迷中迷不逢 夫人学道莫貪求萬妄
无心道合頭無心始體无心道體得無心道久休眉間毫相談光身
事見等如理見親事有只因於理有理權方便化天人一朝大悟俱
消却方得名為无事人 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
有人情无道用人情能得幾時多
尋牛須訪迹学道訪无心迹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

玄沙師備宗一大師頌三首

玄沙游徑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
古無言切要辭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
奇哉一灵叟那頓許受之晴風起引靈篋迷于爭頭湊設使
總不是蝦蟆大張口開口不開口終是托灵叟欲識箇中意

咬

南星真北斗

萬里神光頂後相汝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後來
觸處周智者聊聞搗搥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招慶省儉真覺大師頌二首

示執坐禪者

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親遇緣儻解无非是必憤那能
有故新散誕肯有友道侶道遙曷与慧休陟或遊泉石
或闍闍可謂煙霞物外人

示坐禪方便

四威儀內坐為先澄慮身心漸坦然暫尔有緣隨濁界當
須莫續是天幸修持只話從功落至理寧論在那边一切特
中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玄

漳州羅漢桂琛和尙明道頌一首

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孰云有是觸處皆渠豈肯真慮
真慮設辨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无傷元在何拘何閱
不假功成將何法尔尔不尔俱為屑齒若以斯陳埋沒宗旨
宗非意陳元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月於此不明翻為刺法
一法有形器謂汝眼睛尔不明世界崢嶸我宗奇特當陽顯赫
佛及衆生皆承恩力不在低頭思量難得抄破面門覆蓋
乾坤快須薦取脫却根塵其如不曉謾說而今今
南嶽惟勁禪師覺地頌一百言

略明覺地名同異起復初終互換生性海首建增名號妙覺還
依性覺明體覺俱合於明妙明覺並双行妙覺之妙无明
體全成无漏一真精明覺之明之所了或因了相失元明之妙
覺宗體覺之性覺二同明湛覺因之元增減此中无佛与
衆生不覺始終非了之不聞迷悟豈惺之是称心地如未藏

合

亦無覺照及无生非生非滅真如海湛然常住名無名太虚未
覺生霞點豈聞微塵有漏声空瀛匪離於覺海動寂元
是一真明覺明體尔含灵談覺明逐談致虧盈差之不及若
無覺會之後本始覺生本覺由因始覺生心覺還依合覺明由
他二種成差互逐渾作賴耶若具含深淨雙歧落覺明含處異
途萌性起並生不動智不離覺體本圓成性起轉覺翻生所
逐合有漏隨迷音並明因愛相滋潤名色根本漸次生七識轉處
篆圖鏡五六生時蔽覺明觸受有取相依起生老病死繼續行
業識茫茫沒若海徇流浩之逐飄寒大聖慈悲與救濟聲用
處出三声智身由從法身起行身還約智身生智行二身融无二
還叙一體本未乎萬有奇含真海印一心普現摠圓明湛光談
之何依止空性蕩之无所停处之示生相处之示滅無滅形殊鏡
頓序无来往浮雲聚散勿常程出沒任真同水月應緣如響

化羣情衆生性地无染只緣淨妄翳真精不了五隱如空聚
豈知四大若乾城我慢癡山高屹无明欲悔者真每逐旃旆
誑交常隨猛獸作悲鳴自性轉識翻爲幻自心幻境自心驚
了此幻性同陽燄空花識浪復因成大虛忽覺浮雲散始覺
虛空本自清今言湛然常故瑩不得古今凡聖名

鄧州臨終敬脫和尚入道淺深頌五首

露柱聲喚搨搨繩子絆中下莫知由上士方堪看
露柱不聲喚搨搨繩子折上士笑呵中流若爲覓
搨搨與露柱未免東西步任唱大平歌徒話超佛祖
我見近者誇語默玄妙句不善本根源巧布祇園友
少室与摩竭第代称揚許我今問汝徒誰作將來主

大法眼禪師又益頌十四首

三界唯心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唯心眼声色不到耳聲何觸眼
色耳聲萬法成辨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

華嚴六相義

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
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
別何曾有同異男身中入定時女身中不留意
絕名字首而象明元理事

瞻須菩提

須菩提貌古奇說空法不離信不及又懷疑
信得及復何之倚筇杖視東西

街鼓鳴

街鼓鳴
數擊連大功滿朝人道路通
道路通何所至達者莫言登
寶地

示捨棄某道

東堂不折桂南華不字僊却未乾坐寺披衣效坐禪若効生
得悲想亦何偏疑守關不出生死為報為禪者須悟道中玄如何道中玄
負規自宛然

金剛經為人輕賤章註云持經者

寶劍不失虛舟不刻不失不刻彼子為得倚待不堪孤然仍則
鳥迹虛空有無彌或思

僧問隨色摩尼珠

摩尼不隨色之裏無摩尼之與衆色不合不方離

牛頭庵

國城南祖師庵之旧址依雲嵐獸馴淑人相參忽有心終不堪

乾闥婆城

乾闥婆城法之旨尔法爾之名相負軌日度月涼海深山絕
乾闥婆城是非云矣

因僧者經

今人看古教不死心中開欲心中閉但知者古教死

問僧云會麼對不會

會與不會與汝面對若也面對真箇不會

連栢盆蓮

一朶菡萏蓮兩株青瘦栢長向僧家連何勞問高栢

正月偶示

正月春頰時節情有無皆含恍君要知得誰力更問誰教誰決

寄鍾陵光德正

尋西山魏之三身聳耳碧潭水澄之兮練色對現分明有何怪

白居易八漸偈并序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疑公遷化于東都聖善寺鐘塔院
越明年春二月有東來者曰居易作八漸偈之六句之四言贊之初居

易嘗求心要於師之賜我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漏
曰捨繇是入於耳且見於心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
哉八言實與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一言為一
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教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隱也既
而升二堂札于林澗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

覺

惟真常在為妄所蒙真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
空

定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源湛如止水是為禪定乃脫生死

慧

專之以之猶有繫滯之以慧之則无滯如珠在盤之珠慧

明

定慧相合之而後明照彼萬物之無道形如火圓鏡有應無情

通

慧至乃明之則不昧明至乃通之則無礙无礙者何變化自在

滯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之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滯萬

捨

衆苦既滯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齊无度者

同安察禪師十玄談

并序

夫玄談妙句迴出三乘既不混緣亦非拙立當臺應用如朗月

留明空轉影泯棧似明珠而隱海且学徒有等妙理無心躬

達事者稀迷源者衆森羅萬象物之上明或即理事雙祛

名言俱喪是以慙慙指月莫錯湯倪不迷透水之針可付開
拳之寶略序微言以彰事理

心序

問君心序作何顏心印何人敢授傳歷劫坦然無異色呼為心
印早慮言須知本自虛空性將前紅方火裏蓮莫認无心
云是道无心指隔一重關作體自

祖意

祖意如空不是空靈機爭墮有元功三賢固未明斯旨上聖
那能達此宗透網金鱗高滯水迴途石馬出紗籠慙慙為
說西來意莫問西來及與東

玄機

迢空劫勿能收豈為塵機作繫留妙體本未元外可通
身何更有從由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做修攝

那邊千聖外迴程堪作火中牛

塵異

濁者自濁清者清菩提煩惱等空事誰言下廚無人鑿我
道驪珠到處晶萬法泯時全體現三乘分別強安名文史
皆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

演教

三乘次第演全言三世如來亦共宣初說有聖人益執後非
空有衆皆捐詭言滿藏醫方義鶴樹終談理未云真淨
身中統一念閻浮早已八千年

達本

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還須達本綱雲外隔時君莫住雪
山深处我非忘堪嗟去日如王却歎迴未髮似霜撒手到家人
不識更无一物獻尊堂

還源

返本還源事已差本原元住不名家萬年松徑雪深霞一
帶峯巒雲更遮賓主穆時全是妾君臣合處正中邪還獨
曲調如何唱明月堂前柏樹華

迴機

涅槃城裏高猶危陌路相逢沒定期權挂垢衣云是佛却裝
珍淨復名誰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飯萬古碧潭
空易目再三撈漚始應知

轉位

披毛戴角入鄆來優鉢羅華火裏開煩惱海中為雨露元
明山上作雲雷鑊湯灯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摧金鏡玄
關留不住行於異類且輪迴

一色

柏木岩前差諾多行人到此益蹉跎鷲鸞立雪非同色
月芦花不似他了了了時元可了了玄玄玄亦須呵殿
唱玄中曲空裏蟾光撮得麼

雲頂山僧德教詩十首

語默難測

閑坐冥然聖莫知縱言元物比方伊石人把板雲中拍木
女舍笙水底吹若道不聞渠未曉欲尋其響你還超教
君唱和仍須和休問宮商竹与絲

祖教迥異

祖意迥然傳一句教中庶布引三來淨名倒岳雷聲吼鷲
子孤潭月影澄鄧帚賣魚忘進趣岩林飼虎望超升雖
知同體權方便也似炎天白裏燈
學難得妙

棲心學道。數如塵。認得曹谿。有幾人。若使聖凡。無罣礙。便應持
凡是修真。瞥然一念。邪思起。已屬多生。放逸因。不遇祖師。親指
的。臨機開口。平難陳。

問未祇對不得

莫誇祇對句。分明執句尋。言誤殺卿。只合文殊。便是道。虧他
居士。杳無聲。見人須棄。敲門物。知路仍忘。堆子為僮。若不疑
言會。益何妨。默然過。浮生。

無拍的

不居南北。與東西。上下。虛空。豈可。荷現。小毛頭。指道。廣。變
長天。外尚嫌。低。賴。乾。四海。紅塵。起。能。渴。三塗。黑。業。迷。如此
萬般。皆屬。壞。更須。前進。問。曹谿。

白樂辯執

雖然。僻執。不風流。懶出。松門。數十秋。合掌。有時。慵問。佛。

曹誰肯見王侯。電光夢世非堅久。欲火蒼生早晚休。自茲本
承靈覺性。不能暫使挂心頭。

問唇須知起倒

問唇須教起倒。龜頭蛇尾自欺謾。如王秉劍指王意。似鏡
甯臺待鏡觀。眼參差千里。芬依頭思慮萬重關。各於此
道爭。深見。何。帝。前。程。作。野。干。

言行相扶

言語行時不易行。如鳥如兔。免兩光明。寧關晝夜精勤得。
非是貪真。備怠生。菩薩尚指難說。倒聲聞。空取擬論証。
然。无。地。位。長。閑。坐。誰。料。毒。神。未。持。迎。

一句子

一句子。玄不可益。展然會了。奈渠何。非干世交。成元友。祖教心。魔是
佛魔。貪子。喻中明。以道。獻珠。偈裏。顯張羅。空門。有。幾。乎。

兼廣痛切相招誰肯過。

古今大意

古今以拂示東南大意。幽微肯易參。動指掩頭元是一。刺時
樹掌固非三。道吾舞笏同人會。石梁華亭弓。作者請此理若
無師。片投欲將何見語玄談。

僧潤詩三首

因覽齊賢林傳

祖月禪風集齊賢林。二千餘載道堪尋。雖分西國與東
國。不隔人心到佛心。如葉最初傳去盛。慧能未後
得來深。覽斯頓悟超凡衆。嗟彼常迷古與今。

題道者

一語真空出世間。可憐迷者繞循環。此生勝坐三禪樂。好
句長吟萬葉閒。秋月園未看。盈夜野雲散去落。落何

山到頭自了方為了。休執他經和祖關。

贈禪客

了妄故真萬慮空。何沙凡聖體通同。迷未益似蛾投燭。
悟去皆如鶴出籠。片月影分千澗水。孤松聲任四時風。
直須默契心之地。休苦勞生睡夢中。

景德傳灯錄卷第二十九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

銘記箴歌

傳大士心王銘

三祖僧璨大師信心銘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心銘

僧七名息心銘

菩提達磨大師入道四行

序子墨

荷澤大師顯宗記

南岳石頭大師參同契

五臺山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

杭州五雲和尚坐禪箴

永嘉真覺大師證道歌

騰、和尚了元歌

南岳懶瓚和歌

石頭和尚草庵歌

道吾和尚樂道歌

一鉢歌

樂普和尚浮漚歌

蘇溪和尚牧護歌

法灯禪師古鏡歌三首

潭州龜會道尋編參三昧歌

丹霞和尚翫珠吟二首



關南長老獲珠吟

香巖和尚勵覺吟

韶山和尚心珠歌

傳大士心王銘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无形无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万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无形呼之有声為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監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尔身因居侍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无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之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无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莫躰實入此法門端坐成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佛即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无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沈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无更改是故智者

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无躰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无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刹那造作還後漂沈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无為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未去

三祖僧璨大師信心銘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虚無欠无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盛止動故止更於動唯滯两边寧知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无處不通故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轉妄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法不生不心能隨

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知兩段元是一空：：同
 兩方含万象不見精麁寧有偏黨大道躰寬無見無難小見孤疑
 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心入邪路放之自然躰無去住任性合道
 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沈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
 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在自愛
 着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浪由斟酌
 夢幻虛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
 若不異方法一如：：神玄兀介忘緣方法考觀收復自然泯其
 以不可方比止動：止无止兩既不成一向有介究竟窮極不存
 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孤疑尽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无可記
 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也識情難測真如法界无他无自
 寔急相應唯言不二：：皆同无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非促延一念万年无在不在十方目前亦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
 小不見边表有即是无：即是若有若不如如此必不須守一即一切
 ：：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單信心不二：：信心言語道新非
 去来今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心銘

心性不生何須知見本无一法誰論薰鍊往返无端進尋不見一
 一切莫作明寂自現前際如空知处迷宗分明照境隨照冥蒙一
 心有滯諸法不通去来自尔胡假推窮生无生相生照一周欲得
 心淨无心用功縱橫无照最為微妙知法无知：要將心守靜猶
 未離病生无忘懷即是本性至理无詮非解非纏具通應物常在
 目前无物：：宛然不勞智鑿躰自虛玄念起念滅前後无別後
 念不生前念自絕三世无物無心无佛象生无心心依無心出分別
 凡聖煩惱轉盛計校乖常求真背正双泯對治湛然明淨不須功
 巧守嬰兒行惺：了知見網轉於寂：无見暗室不移惺：无忘

寂、明亮、万象、常真、未羅一相、去未坐立一切莫執、決定無方、誰
為出入、無咎无敵、不遲不疾、明寂自如、不可言及、心無異心、不斷
貪淫性空、自離任運、浮沈非清非濁、非淺非深、本來非古、見在非
今、見在无住、見在本心、本來不存、本來即今、菩提本有、不須用守
煩惱本无、不須用除、灵知自照、方法似如、无似无受、絕觀志守、四
德不生、三身本有、六根對境、分別非識、一心無妄、万緣調直、心性
本若同居、不攜无生、順物隨處、幽棲覺由、不覺即覺、無覺得失、兩
刃誰論、好惡一切、有力本无、造作知心、不心无病、无藥迷時、捨妄
悟罷非異、本无可取、本何用弃、謂有魔與、言空象備、莫滅凡情、唯
教息意、无心滅心、无行絕不用、證空自然、明徹滅尽、生死冥心
入理開目、見相心隨、境起心起、无境之起、无心將心、滅境彼此、由
侵心寂境、如不遣不拘、境随心滅、心隨境无、兩心不生、寂靜靈明
菩提影現、心水常清、德性如愚、不立親疎、寧辱不憂、不擇所居、諸

緣頓息、一切不憶、來日如夜、永夜如日、外似禪、內心虛、真對境
不動、有力大人、无人无見、常現通達、一切未嘗、不徧思惟、轉
昏汨、乱精、竟將心止、動轉止、李方法、无所唯有一門、不入不出、非
靜非喧、声闻緣覺、智不能論、实无一物、妙智独存、本際靈冲、非心
所窮、正覺无覺、真空不空、三世諸佛、皆乘此宗、此宗豪末、沙界含
容、一切莫顧、安心无处、安心无明、自露寂靜、不生放曠、縱橫
所作、无滯去住、皆平慧日、寂定光明、照无相苑、朗涅槃城、諸
志畢詮、神定質不起、法座安眠、虚空樂道、恬然優遊、真实无为、无
无得、依无自出、四等六度、同一乘路、心若不生、法无差互、知生无
生、現前常住、智者方知、非言詮悟

僧亡名息心銘

法界有如意室人焉、久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戒之哉
戒之哉、無多慮、无多知、多妄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

志敬知多心亂、之生拙志敬妨道勿謂何傷其若悠長勿言何
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未在本
雖小不輕幽介七竅閉介六情梟視於色莫聽於声闻声者重耳
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劫一伎一能日下孤灯英賢士執夏石
愚敬捨弃淳朴耽溺淫靡誠為易奪心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
斃邪行終速脩途永泥莫貴寸能日益增膏誇拙羨巧其德不弘
名厚行薄其高連雨內懷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
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夸聖謂之咎賞翫暫時悲哀長久畏影
畏跡逾遠逾擇端坐樹陰跡滅影沈獸生患老隨思隨造心相若
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无相无為道虛寂萬物奇平何貴何賤
何辱何榮何勝何劣何重何輕澄天愧淨皎日慙明安史代嶺同
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言提達磨略辨大乘八道四行 弟子具書
鋪序

法師者西域南天竺國人是大婆羅門國王第三之子也神慧諒爾
聞皆曉悟志存摩訶衍道故捨素從緇紹隆聖種真心虛寂通鑒
世及內外俱明德超世表悲誨邊隅正教陵替遂能遠涉山海
遊化漢魏忘心之士莫不敬信存見之流乃生機誘于時唯有道
音慧可此二沙門季雖後生俊志高遠幸逢法師事之數載虔恭
諮啓善蒙師意法師感其精誠誨以其道令如是安心如是念行
如是須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無錯謬如是安心者
壁觀如是發行若四行如是須物者防護譏嫌如是方便者遺
其不着此略序前由云尔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
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舍生同一真性但為客
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真疑住壁觀无自无他凡
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墮於文教此即与理冥存无有分別寂然
无為名之理入行人者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邪一

報究行二隨緣行三元所求行四稱法之行云何報究行謂修道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教劫中迷未流浪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元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完訂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離究竟道故說言報究行二隨緣行者眾生元我並緣業所轉苦樂所受皆從緣生得勝報永慶善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尽還元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元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也三元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二貪著者名之為求智者悟真理將俗反安心元為形隨運轉萬有斯空无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息相元求經云有求皆苦元求乃樂判知元求真為道行故言無所求行也四稱法行性淨之理目之為法以理眾相斯空元淨元著元以元彼經云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除妄想修行六度而元所行是為稱法行

荷澤大師頌宗記

無念為宗元作為本真空為體妙有為用夫真如元念非想念而能知實相元生豈色心而能見元念二者即念真如元生二者即生實相無住而住常住涅槃元行而行即超彼岸如之不動動用無窮念之元求之本元念菩提元得淨五眼而了三身般若元知蓮六通而弘四智是知即定元定即慧元慧即行元行性善康寧體同法界六度自茲因滿道品於是元定是知我法將空有元離浪心本元作道常元念元思無求無得不彼不此不去不來體悟三明心通八解功成十力富有七珍入不二門獲一乘理妙中之妙即妙法身天中之天乃全附慧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

而常空而常用之而不有即是真空之而不元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
般若真空即清淨涅槃般若是涅槃之因涅槃是般若之果般若元見能
見涅槃元生能生般若涅槃般若名異體同隨義之名故云法無定相
涅槃能生般若即名真佛法身般若能達涅槃故號如來知見知即
知心空寂見即見性元生知見分明不二不異故能動寂常妙理事皆
如之即處之即能通達即理事元礙六根不染即定慧之功六識不
生即如如之力心如境謝境滅心空心境双亡體有不異真如性淨慧
鑒元空如水分个月能見聞覺知而常空寂空即元相寂即元生
不被善惡所拘不被靜亂所攝不歇生死不樂涅槃元不能元有不
能有行住坐卧心不動搖一切時中獲元所得三世諸佛教旨如斯即言
護慈悲遠相傳受自世尊滅後西天二十八祖共傳元住之心同說如來
知見至於達磨屈此為初遠代相承於今不絕所傳秘教要藉得人
如王髻珠終不委與福德智慧二種莊嚴行解相應方能達三衣為

南嶽石頭和尚參同契

法信法是衣宗唯指衣法相傳更元別法內傳心中契本心外傳袈
袋持表宗旨非衣不傳於法非法不受於衣之是法信之衣法是元生
之法元生即元慮委乃是空寂之心知空寂而了法身而真解脫

立上大德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元南北祖源明皎潔寂寂
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之切境迴互不迴互而更相涉不
尔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若暗合上中言明之清濁句四穴性
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湿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舌舌舌鹹
醋然依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故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
勿以暗相過暗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規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
有切當言用及處交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挂承言須會宗勿自云規矩
觸目不會道運是正焉知踏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
陰慮度莫

五臺山鎮國大師澄觀卷皇太子問心要

至道本乎其心之法本乎元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
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
而不離迷現量則或若紛然寤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者
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沈沒於有地若元照元悟則自雲掩蔽於
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無三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
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猶棄影勞
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元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寂則
衆行差起放曠任其去住靜塵因見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
法界言止則双之知寂論觀則双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
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心契空有双融之中道元住無
著莫攝莫收是非兩亡能所双絕斯絕寂亦則般若現前般若者非心
外新生智性乃本未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与智

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終實元兩體雙云正入則妙覺圓明始亦
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元一心而非佛心處之成道无一塵而非佛國
故真妄物我举一全收心佛衆生溥然奇哉是知迷則人隨於法之萬
毛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之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
體本寂寥孰同孰異唯忘懷虛朗消息冲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
可見元心鑑象照而常空矣

柱州五雲和尚坐禪箴

坐不拘身禪非涉境拘心乃疲涉則非靜不涉不拘真无迥孤六門舒
應萬行同敷曉尔初機未達玄微处沈隨挂能所支離不有權巧胡
為對治驅策抑按均調惛乱息慮忘緣乍同死漢隨直合開靡專
壁觀遠大師正行法界外表示初機馳想頗多每那鈔那或掉舉猛利及惛慢等宜易
汭流劍閣无滯木鴉如火得水如病得醫病瘳醫罷火火滅水傾一念清
淨體寂常冥是靈是寂非靈非寂是非迭生犯過无極前滅後興還

如字走患于不知知則无咎日由有夜鏡炎照後此則不然固明通透照而
不緣寂而誰守萬象瀛漚大虛閃電摧壞魔宮倒佛殿破者得
履暫者發見法身塵象何輪頃現曠蕩郊廓或坐或眠既明方
便乃號全僊吾羅臉詭符聖言三何也要假重宣不動不禪是元
生禪又云若學諸三昧是動非生禪心隨境專流云何名爲定故羅
代祖傳此心祖光既遠大吾子幸堪任新述元言旨乃曰生禪箴
永嘉真覺大師證道歌

君不見純學無爲閑道人除妄想不求真元明實性即佛性幻化
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五陰浮雲空去
未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却阿鼻業若將苦語
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煩惱覺如來禪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
有六趣覺後空三元大千无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真此未
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誰無念誰无相生若實生无不生

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
諸行无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真乘有人不肯任情徵
真藏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
得六般神光空不空一顯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誰可
圓鏡裏者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常独行常獨坐達者同
遊涅槃路調古神清風自高貌悴骨剛人不顧躬擇子口稱貪愛
是身貪道不貪食則身常披縷褐道即心藏元價珍用无不利物應
時終不吝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主使一切了中下多聞多
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化誘任他非把火燒天徒
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煩惱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我吾善
知識不因訛誘起怨親何表元生慈忍力宗久通說亦通定慧圓明
不滿意非但我今達達了河沙諸佛體皆同節字元畏說百獸聞之
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

道為參禪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于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
靜體安然縱遇鋒刃常坦之假饒毒藥也閑之我師得見然灯佛多
劫曾為忍辱遷幾迴生幾迴死生死悠悠之无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
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峯幽邃長松下優遊靜坐野僧
家閑寂安居實滿麗覽即了不施功有為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
如仰箭射虛空勢力及前還墜招得未生不如意爭似无為實相
門一起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未如淨琉璃舍宝月既能解此如意
珠自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水夜清宵何所為佛性戒珠心地
印霧霽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股金銀鳴歷之不是標形虛
妄持如來寶杖親蹤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无相與相无定无
不空即是如來真實相心鏡明鑒无礙廓然瑩徹周沙東萬象未林
羅影現中一顆圆明非内外黏連定撥因果濟之蕩之招殃禍棄有著
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安心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偽學人不

了用修行直成認賊將為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
了却心頓入无生知見力大丈夫東慧劍般若鋒兮全剛斷非但能摧外
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澆甘露龍象
蹴蹋潤无边三乘五性皆惺悟雪山肥膩更无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
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一月攝諸佛法身
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因成八萬
門刹那滅却阿鼻獄一切數句非數句与吾言大覺何交法不可毀不可
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竟知則君不可見取不得
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然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无壅塞有人問
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須行天莫測吾
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或建法幢立宗旨明之傳勅曹谿是
第一迦葉首傳月二十八代两天記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摩為初祖
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窮數真不妄本空有元俱遣不

空之二十空門元不着一性如來體共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
痕之垢之除先始現心法双忘性即真嗟未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
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聞恨不滅除
令及伴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許更無人欲得不招无間業莫誘如來心
法輪旃檀林无雜樹鬱密深沈獅子住境靜林間独自遊走獸飛
禽皆遠去獅子兒衆隨後三成即能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平
妖怪虛開口圖傾教勿人情有疑不使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
心法新常說非非是不是老之毫髮失千里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即
善生坐陷墜吾早未未積學問亦曾計流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
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罰責數他珍室有何益從來踏踏竟
虛行多幸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圖傾制二來精進
沒道外道聰明无智慧亦愚癡亦小駭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為月枉
施劫根境法中虛捏怪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了即業障

本來空來了還須償宿債飢逢王膳不能食病遇醫王爭得差在取
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无生早時成佛于今在巧
子乳无畏說深嗟憐懂頑皮粗噉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關
訣有二比丘把娼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六火士傾除疑還同赫銷
霜雪不思議解腕力此即成吾善知識四事供養敢辭勞萬黃
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誇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尊勝河
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見无二亦
佛大千沙粵海中遍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
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象駕崢嶸謾道在誰見
蟾蜍能拒轍大象不遊危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持管見誘蒼木
了吾今為君說

騰騰和尚了元歌

修道元可修道問法法元可問迷人不了色空悟者本无迷煩八萬四

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他鄉郡不用廣學多
聞不要辯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啻管咸之餘潤煩惱即是菩提淨華
生於泥糞余未問我若為不能共伊談論黃朝用粥充飢腐時更
食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心中了悟知且作伴癡縛鈍

南岳懶瓚和尚歌

兀然元事無改換何須論一段真心元散亂他事不須斷過老過
去未未措莫算兀然元變生何曾有人喚向分毫王丈總是疑
頑漢糧不畜一粒逢飯但知嚼嚼世間多事人相逐漚不及柴
樂生天亦不爰福田飢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若未
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着屨袴
多言復多語由來又相誤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真佛具
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薰鍊心是元友心面是孃生面却
可移動箇中元改變元友本元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真合箇

中意極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拳頭見日高乞飯從頭捧持功
用功展轉冥蒙取即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三緣巧說不得只
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細如豪未大元方所本自因成不勞拔擢
等事悠悠不如山立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暮布夜月為鈿卧
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
無形我常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元然元事坐春未草自青

石頭和尚草庵歌

吾結草庵元寶貝飯了從容圖睡快成時初見茅草葺破後還將茅
草蓋住庵人鎮常在不屬中間與內外世人住我不住世人愛處
我不愛庵雖小舍法界方丈老人相體前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間
必生怪問此庵壞不壞與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東西其上堅平
以為最青松下明窓內玉殿朱欄未為對初被幪頭萬丈休此時山
僧都不會住此庵休作解誰誇鋪席圖人買迴光返照便飯未虧

達其根非向背遇祖師親訓誨結草為庵莫生退百季拖却任縱橫
擺了便行且元罪千種言萬般辭只要教君長不昧欲識庵中木
死人豈離而今遮皮袋

道吾和尚樂道歌

樂道小僧縱性多天迴地轉任從他閑卧孤峯无伴侶獨唱元生一
曲歌无生歌出世樂堪笑時人不著暢情樂道過殘生張三李四
渾忘却大丈夫須氣槩莫煩人情莫妨礙汝言順即是菩提我謂
從來自相背有時愁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特達為探祖機空
玉子體似浮雲没隈倚自古長披一衲衣曾經幾度遭寒暑不是
真不是偽打鼓樂神施并跪明二道溪江雲青山綠水不相似稟
性成无措改結角羅紋不相礙或蓮慈悲喜捨心或即逢人以捧闔慈
悲恩愛落牽纏棒打教得破恩愛報平月下旅中人若有恩情吾為改
一鉢歌

アラッ、子ウウッ、

過刺之開眼之摠是悠之造未健如飢喫鹽加得渴枉却一生頭杆之

究竟不能知始末拖却死屍何處脫歡君努力求解脫閑交到頭
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須撥莫待臨時叫菩薩丈夫語話須豁之莫
学癡人受摩拊趁時結裏学擺撥也学柔和也鹿麪也刺頭
也被禍也学凡夫生活直語向君来達更作長歌之鉢之歌多
中二中多莫笑野人歌一鉢曾將一鉢度汝汝堅青天裏之月初上
此時影空含萬象幾處浮生自是非一源清淨无来住更莫將
心造水泡百毛流血是誰教不如靜坐真如地頂上從他鵲作巢萬
代金輪聖王子只遮真如灵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不
生死不生不死真丈夫元形无相大毘盧塵勞滅尽真如在顯因
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不見不聞真見聞從來一句无言說今日
千言強為分強為分須諦聽人之益有真如性恰似黃金在曠中鍊
去鍊来全體淨真是弃之是真若除真弃更無人真心莫謾生煩

惟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者弱也者一切無心元淨者亦元惡亦元
好二除坦然平等道塵也餐細也餐莫學凡夫相上觀也元塵也並
細上方香積无根帶生亦行亦生生死樹下菩提果亦元生亦元
行無生何用覓無生亦得死亦得處亦當未見彌勒亦元生亦元
死三世如來認如此離則著則離幻化門中無實義无可離无
可着何處更求元病系語時默時語時默能橫無處所亦无語
無默莫嘆東西作南北嘆即喜即嘆我自降魔轉法輪亦元嘆
亦元喜水不離波即水怪時捨時怪不離內外及中間亦元怪亦
无捨寂之冥之无可把苦時樂之時苦之修修行折門戶亦元苦亦
无樂本來自在无繩索垢即淨即苦兩邊畢竟无前後亦无垢
亦無淨大千同一真如性藥是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捨却亦无
藥亦无病正是真如靈覺性魔作佛作魔鏡裏尋形水上波
亦无魔亦无佛三世本來無一物凡即聖即凡色裏膠青水裏鹹

亦无凡亦無聖萬行摠持並二行真中假之中真自是凡夫地空塵亦
無真亦無假若不與時何應該本來無姓亦無名只麼騰信脚
行有特鄺市并屠肆一朶紅蓮火上生也策杖遊京洛身似浮雲無
定着幻化由來似寄居他家觸處更清虛若覓戒三毒瘡痍幾時
瘡若覓禪我自縱橫汨碌眠大可憐不是顛世間出世天中天特人
不食此中意打着南邊動此边若求法難是山中問迦葉大士持
衣在此中本來不用求專甲若覓經法性真源无可聽若覓律窮
子不須教走出若覓偈八萬浮圖何處求知黃葉上啼哭不覺黑雲
遮日頭莫怪狂言並次第羅漸入塵中細只遮塵中細也並即是
圖明真實諦之本非真但是名聞即是塵若向塵中解真實
便是堂出世入莫造作獨行拙步空索无生无死无涅槃本來生
死不相干无是非无動靜莫謾將身入空并无善惡無去来亦無明
鏡掛高臺山僧見解只如此不信從他造劫灰

樂普和尚浮漚歌

雲天雨落漚中水水上漂之見漚起前者已滅後者生前後相續无窮已本因雨滴水成漚還緣風激漚散水不知漚水性元殊隨他轉變持為異外明堂內含虛內外玲瓏若寶珠正在澄波者似有及乎動者又如虛有元動靜事難明無相之中有相形只知漚向水中出豈知水亦從漚生權持漚水類余身五蓋虛攢假三人解連漚空漚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真

蘇溪和尚即五洩小野也牧護歌

聽說衲僧牧護任運道遙无住條百衲餅盂便是生涯調度為求至理參尋不憚寒暑辛若還曾四海周遊山水風雲滿肚內除戒律精嚴不學威儀行步三來笑我无能我笑三來謾做智人權三階梯大道本無迷悟達者不假修治不在能言能語披麻目視雲霄遮莫王侯不顧道人本體如然不是知佛去處生也猶如

着衫死中還同脫袴生也無喜無憂八風豈能驚怖外相指似癡人肚裏非常峭指活計雖无一錢散与君王閱箇愚人擺手憎嫌智者點頭相許那知傀儡牽抽歌舞空由行主一言為報諸人打破盃餅飯去

法灯禪師奉欽古鏡歌

盃道古鏡不曾見借你時人看一徧目前不觀一纖豪湛之冷光凝一片疑一片勿背面摸女臨粧不稱情潘生迴首頻嘉歎何似之何似之好醜由來那是的只遮是轉沉醉演着晨窺怖走時子細思量還有以我問顛狂不暫迴淚流向子聲哀哽咽未能申吐得你頭與影悠悠哉悠悠哉尔許多時那裏來迷雲開行与攜手上高臺

其二

誰云古鏡無樣度古今出入何門戶之君者不見時即此為君全顯露全顯露與世生終保護若遇知音請益來逢人不得輕分付但任作

見面不須生怕怖者取當時演若多直至如今成錯悞如今不省影
分明還是當時同一顧同一顧若若

其三 六言

右鏡精明皎皎之六 徧照河沙到处安名題字除儂更有誰家過去
未未現在諸佛鏡上纖瑕之六 指空元物此真久裏蓮華之六 千朵
萬朵之六 朵端然釋迦誰云俱入人滅誰云穿膝蘆芽不信鏡中者
取羊車鹿車牛車時人不識右鏡及空道本未清淨只者清淨是
假照得形容不正或圓或短或長若有鏡毫俱病勸君不如打
破鏡去瑕消可瑩亦見杜口毗耶亦知因通少刺

潭州詠會道尋偏參三昧歌

天涯海角參知識徧咨惠我全提力師乃呵余退步追省躬廓
爾從茲息覩諸方岳帶直善財得妙難藏隨捧頭喝下露絲奇
縱去拿未者殊持趙州關雪嶺際築盧峰前驗虛實據證

靈由歸萬棧橫揮祖刃開三域卷舒重之孰可委休呈識慧認猜
掃袖手攢眉碧眼映黃河倒送崑崙崑崙崑崙山牛道吾唱馬師奮
迅呈因相執水投針作後規把鏡持惟者先匠廣陵詞誰繼唱擬
續宮商調難說石人愠色下鞭撻木馬奔嘶梵天上麗水金藍田王
祝駢峯攢湘浪是滿月拿溪松韻清雲綻龍騰好觀瞻

卅霞和尚翫珠吟二首

般若珠妙難測法性海中親認得隱顯常遊五區中內外光明大
神力此珠非大亦非小各夜光明皆悉解照見時元物又無礙起坐相
隨常了之黃帝曾遊赤水爭聽爭求都不逐因象元心却得珠
能見能聞是虛偽吾師推指肯摩尼未人元數溺春池爭枯瓦
礫將為寶智者安然而得之森羅萬象光中現體用如轉非
轉萬棧消遣寸心中一切時中巧方便燒六賊燼眾魔能摧我出渴
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下幾蹉跎亦名性亦名心非性非心

超古今全體明時明不得權時題作弄珠吟

其二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雖潰散一物鎮長靈知境渾非體
神珠不定形悟即三身佛迷疑萬卷經在心之可測歷耳之難聽因
象先天地玄泉出否冥本固非鍛鍊元清莫澄淨盤泊輪朝日玲
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氣觸遠生鑒照崆峒寂羅龍法界明挫
凡功不滅超聖果非盈龍女心親獻閻王口自呈誰鴉人却活黃少雀
意措輕解語非關方能言不是聲絕迹跡汗漫天際等空平演
教非為說聞名勿認名兩邊俱莫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觀指還家
罷問程識心之則佛何佛更堪成

關南長老獲珠吟

三東兮如幻六道兮如夢聖賢出世兮如電國王猶如水上泡无常生
滅日遷變唯有摩訶般若若堅猶若金剛不可讚軟似梵羅大等空

搔微塵不可見擁之令聚而不聚撥之令散側耳欲聞而不聞
瞪目觀之而不見訝復訝盤陀石上笑呵之笑復笑青松影下高
聲叫自從獲得此心珠帝釋輪王俱不要不是山僧拙死為自古
先賢作此調不生禪不修道任運道遙只麼了俱能萬法不干懷
豈始何曾有生老

香嚴和尚 智用 吟 二首

勵竟吟

滿口語无处說明之向人道不決急者力勤咬齧無常到來救不徹
日裏語晴瑋切快磨右錘淨桃揭理益竟自護持此生事終不說
玄學求他古老吟禪字須示窮心影絕

叔寂吟贈同住

同住道人七十餘共辟城郭樂山居身如寒木心牙絕不話唐書休
梵書心期益處身雖喪如來弟子沙門樣深信共崇鉢塔成

此本身已無元量何曾初不受飲食居諸聲門說先受二牧牛女乳康故本行誦云善權
持持道樹時有天人告善星神王二女一名維陀華信善二名維羅華善善昌也最初施食
於是二女以乳膏乘其釜上現種種瑞相乃用鉢盛奉獻善星王食已將其鉢擲向尼連河中大帶
收飯天上建塔二如來成道處塔三如來
一如來生處塔二如來成道處塔三如來
轉法輪處塔四如來涅槃處塔
魏之置在青山古掌觀丈叅道不虛然脫去
形骸甚高尙從來不說今朝事暗裏埋頭隱玄暢不留蹤跡異人
間深妙神光飽明亮

韶山和尚心珠歌

山僧自達空門久淬鍊心珠功已構珠迥玲瓏主客方往之聲如舒手乳
師子吼非常義皆明佛性真如理有時往之自思惟豁然大意心
歡喜或造經或造論或說漸兮或說頓若在諸佛運神通或在
凡夫興鄙悵此心珠如水月地角天涯无殊別只因迷悟有參差所
如未多種說地獄趣餓鬼趣六道輪迴无暫住此非諸佛不慈悲
是周王配交做勸時流深體悉見在心珠勿浪失五溫身全尙不
百骸散後何處覓

傳火錄卷第三十一

天澤山龍溪裕院公用

皆天文子心已 大輪盡之

急辭菴常住

廿二廿五

卷之二

卷之二

110X
605
5
5